

《咆哮山莊》的情與景

目錄

摘要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二、章節架構與研究方法

貳、愛蜜莉·勃朗特與《咆哮山莊》

一、荒原上的愛蜜莉

二、以靈魂寫成的《咆哮山莊》

參、《咆哮山莊》的寫作手法

一、雙主述的敘事觀點

(一) 洛克伍德——關於現在

(二) 娜莉·狄恩——關於過去

二、戲劇性結構

(一) 鏡頭剪接

(二) 拼圖式的小主述者

肆、《咆哮山莊》的感情世界——談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

一、不協調的組合

(一) 凱瑟琳的自我與超我

(二) 希斯克利夫的愛與恨

二、互屬關係：超世—屬世—超世

(一) 超世

(二) 屬世

1. 童年消失

2. 凱瑟琳的陷溺

3. 希斯克利夫的陷溺

(三) 重新追求超世

1. 凱瑟琳的超脫

2. 希斯克利夫的超脫

伍、《咆哮山莊》的場域景象

一、自然氣候的寓意

二、建築格局的象徵

(一) 格局的奇特

(二) 窗子的意象

1. 咆哮山莊的窗戶

2. 畫眉田莊的窗戶

3. 靈魂的隔閡與自由

(1) 隔閡

(2) 自由

陸、結論與討論

柒、附錄

摘要

本研究以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家——愛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畢生唯一一部小說作品為研究對象，觀看《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的故事，關於復仇、生命、與抉擇。論文中以小說的情與景為主，看作者極力書寫的男女主

角如何去愛、去恨、去感受，在心靈與世界間拉扯，關於情感的破碎與復合。另外從《咆哮山莊》的重要場景來探討作者對整本小說的架構方式，以另一種思考向度，更仔細地深入人物的細微動作和心理，以進一步理解小說的層次與內涵。同時附錄譯本比較，自正文延伸，延續正文中的主軸——第一代男女主角凱瑟琳與希斯克利夫——來探討兩岸三種譯本對人物描寫的差異。藉由對不同譯本的分析，進一步探究譯者們對人物性格或作者原意所可能產生的誤解。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咆哮山莊》是一部奇異的小說，剛出版時不為時人所接受，後來一躍成為經典名作，研究者不勝其數。此書受到冷落與推崇的原因一致，起因於它可怕的「力量」。這一份力量是作者愛蜜莉·勃朗特生活與思想的呈現，是一座荒原，一個原始而充滿激情的呈現。使人在閱讀的過程中，深深受其震撼，久久不能忘懷。到底是什麼使《咆哮山莊》表現出如此野性而有力的情感？場景？對話？人物的刻畫？筆者想切入研究的重點，便是從咆哮山莊的人物感情與場景看整本書營造出來的，那令人震驚、震撼，甚至感到恐懼的氛圍。《咆哮山莊》的故事描寫了橫跨三十年兩個家族的兩代人，而真正極力於書寫，也貫穿整本書的，是第一代的凱瑟琳(Catherine)和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的愛情；這種極端的感情在現實生活中被視為瘋狂，甚至在小說中也不常見，整個故事幾乎可以說是不盡情理，卻依然流傳了百餘年，受到許多人喜愛，想來在波濤洶湧的情節波折底下，必有其可觀之處。本論文祈使讀者得以更深入了解愛蜜莉·勃朗特所塑風格獨具的人物，融入他們的內心世界，體會自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偉大力量。

二、章節架構與研究方法

除首章緒論及末章結論，全篇探討可再分為三部份。首先關於作者部份，從傳記資料看愛蜜莉·勃朗特的生平，她自幼喜愛的自然環境，渴望被釋放獲得自由，探討這對於咆哮山莊中情感摹寫的影響。敘事手法上，《咆哮山莊》並未採用傳統的順敘法，而是略具跳躍式的帶出整個故事，這在現代已經屢見不鮮，在19世紀卻不常見。同時也參考文學史上對《咆哮山莊》其人其事曾有關的評論看咆哮山莊的價值。接著切入人物情感與場景部分，從屬於塵世與超脫世界的心靈及建築意象等部分加以研討。最後附錄中譯本比較，以助於對小說的了解。

貳、愛蜜莉·勃朗特與《咆哮山莊》

咆哮山莊約完成於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出版後未受重視，一度被認為是出於一位殘忍而陰鬱的作家之手¹。今日依照勃朗特姐妹留下的一些記錄，可以猜想，愛蜜莉將她狂野不羈的靈魂，全部放進這本小說。與其說咆哮山莊表現出激烈的情感，倒不如說是愛蜜莉渴望獲得自由的投射。她的心靈欲超脫這個世界，就像她借書中女主角凱瑟琳之口說的：「無與倫比的超越你們所有人！」²。

一、荒原上的愛蜜莉

愛蜜莉·珍·勃朗特（Emily Jane Bronte），西元 1818 年生於英國約克夏郡的桑頓(Thornton)，父親派翠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e）是個牧師，因為工作關係在愛蜜莉兩歲時全家遷徙至哈沃斯（Haworth）³，愛蜜莉一生大半時間都住在那裡。

愛蜜莉待在家鄉荒原上，不喜歡與人接觸，她受過一點正規的教育，但學校生活對她而言是「世俗喧囂都被摒除在外」⁴，也交不到朋友，常和姊姊夏綠蒂（Charlotte）⁵ 走在一起，有人問話幾乎都是夏綠蒂代答，完全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夏綠蒂認為她深愛的是住家後面一塊沼地，她在大自然間尋找歡樂，並享受其中，而「最重要、也最受她喜愛的就是一自由。」⁶

勃朗特家出了文學史上難得一見的三姐妹作家，夏綠蒂、愛蜜莉、與安（Anne）⁷。她們三人，連同哥哥布蘭威爾(Branwell)在幼時就充分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天賦，建構了各式各樣的奇幻王國。當其他人都放棄創作相關的故事，只有愛蜜莉仍以此背景發展故事，大量充滿童趣的創作將她帶入成熟的寫作，描述心靈的詩篇與小說。

一八四五年，夏綠蒂發現愛蜜莉的詩作，大加讚揚，強力鼓吹出版。隔年，勃朗特三姐妹匿名出版《庫樂、愛力斯與亞頓·貝爾詩選》（Poems by 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詩集銷路不佳，只賣出兩本。三姐妹開始新的創作，愛蜜莉寫出了她畢生唯一一本小說——《咆哮山莊》，以她所鍾愛的荒原為背景。英國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認為愛蜜莉的詩歌是在為自己發出呼喊和信念，且「她的詩也許要比她的小說更能傳諸久遠」。⁸

愛蜜莉的哥哥布蘭威爾於一八四八年九月過世，愛蜜莉在喪禮時染上感冒，卻拒絕就醫，於同年十二月過世。

吳爾芙認為愛蜜莉的眼界是廣大的；夏綠蒂在《簡愛》中展現強烈的自我感受，但愛蜜莉卻將個人情感擴展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這樣潛伏的力量將它推上經典文學的地位，以及文學價值上一定的高度⁹。毛姆更直接讚揚：「它擁有

極少一般小說家能給你的東西，那就是力量」¹⁰。愛蜜莉的心像海一般廣闊無垠，在她的故事裡，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也都有「一顆深沉的心」。她好似把自己藏進了書頁裡，人物的狂放與矛盾，極端的愛恨，都是她的形象，而這一切更隨著故事的推展，越來越鮮明。

二、以靈魂寫成的《咆哮山莊》

在愛蜜莉·勃朗特短短的一生中，傾注全部的靈魂，完成了一部情節令人感到驚駭的小說——《咆哮山莊》。故事描述荒原上的兩個家族——恩蕭家(Earnshaw)與林頓家(Linton)，跨越三十年，兩代間的背叛、報復與愛戀。老恩蕭先生(Mr.Earnshaw)將孤兒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帶回咆哮山莊，他在恩蕭先生死後受到恩蕭先生的兒子亨得利(Hindley Earnshaw)的欺壓，卻因為愛慕亨得利的妹妹凱瑟琳(Catherine Earnshaw/Linton)而不肯離開。直到凱瑟琳決定追求現實的歡樂¹¹，嫁給畫眉田莊(Thrushcross Grange)林頓家的繼承人艾德加(Edgar Linton)，希斯克利夫才憤而離去。三年後他改頭換面的回來了，開始對過去使他難堪的人展開報復。他接管咆哮山莊，不讓亨得利的兒子哈雷頓(Hareton Earnshaw)受教育；拐騙艾德加的妹妹伊莎貝拉(Isabella Linton)私奔。凱瑟琳病逝後，計畫透過兒子林頓(Linton Heathcliff)與艾德加女兒小凱瑟琳(Catherine Linton/Heathcliff)的婚姻取得畫眉田莊所有權。最後他感到一切復仇皆徒勞，陷入對凱瑟琳的瘋狂思念絕食身亡。書中極力描寫情感，以荒原上的景致加以烘托。整個故事發展雖然侷限在荒原上，卻投射出更深沉的人性——有愛，有恨，有人性的掙扎與折磨。

參、《咆哮山莊》的寫作手法

一、雙主述的敘事觀點

作者愛蜜莉以第一人稱書寫，而且使用了雙重面具¹²，也就是兩個主述者。讓小說一開始由洛克伍德(Lockwood)講述(現在)，而主要的故事則讓曾在咆哮山莊工作的女管家娜莉·狄恩(Nelly Dean)向洛克伍德說明(過去)。洛克伍德是完全的外來者，他代表讀者，以全然客觀的視野進入咆哮山莊。從最初對荒原上的故事一無所知，然後遇到鬼魂的奇異經歷，勾起他自己和讀者對過往一切的興趣。娜莉繼而以回憶的形式揭露過去；她並不屬於兩個家族的任何一邊，卻又和它們有極深的淵源。站在旁觀者的角度，讓故事即便是第一人稱，卻不侷限在男女主角身上，而可以清楚展現兩個家族的情形。

(一) 洛克伍德的故事——關於現在

《咆哮山莊》是部灰暗的小說，夏綠蒂·勃朗特認為：「每一道光芒都是從烏雲間灑下來的。」或著可以說根本看不到光芒。這裡發生的事情是沉重的，人物的命運是多舛的，彼此間的愛恨是扭曲的，愛蜜莉卻安排洛克伍德透過輕鬆愉快的語調來揭開序幕：

一八〇一年，我去拜訪我的房東——也是我要與之打交道的唯一鄰居。這可真是個美妙的地方！我相信，在整個英格蘭，我再也找不到一個如此遠離塵囂的去處了，一個厭世者的理想天堂。（15）¹³

小說的開場，身為一個城市人的洛克伍德第一次來到荒原，以「一個厭世者的天堂」表達他對四周景物的喜愛。稱呼自己為厭世者，洛克伍德所追求的，正是《咆哮山莊》的主題——貼近原始的自由。接下來的故事，一層層深入論及心靈層面的自由，而洛克伍德帶出一個極好的開頭。

洛克伍德在咆哮山莊住了一夜，對山莊的過往深感興趣。回到他剛租下來的畫眉田莊後，他忍不住向女管家打聽一切，也是讀者想知道的一切：

等狄恩太太送來晚飯時，我假裝打聽我的住所有什麼必需品，請她坐下來守著我吃，真誠地希望她是個道道地地愛絮叨的人，或是激起我的興趣，或是催我入眠。（54）

狄恩太太同意像說故事般，說說她住在咆哮山莊的那段日子：

「因為我母親是帶亨得利·恩蕭先生的——就是哈雷頓的父親。我常和孩子一起玩有時也跑跑腿，幫助曬乾草，在農場上轉來轉去，誰吩咐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58）

於是，咆哮山莊的曾經，由娜莉·狄恩，小說中真正的主述者說起。

（二）娜莉·狄恩的故事—關於過去

娜莉·狄恩原先是咆哮山莊的女管家，在凱瑟琳出嫁時跟著來到畫眉田莊。

儘管娜莉的地位相當於僕人，但由於和亨得利還有凱瑟琳年齡相仿，一起長大，她的主僕意識不是那麼強，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在她對洛克伍德敘述往事時，經常不以為然的諷刺主人兩句¹⁴，然而她的心地並不壞。她的價值觀符合當時的世俗觀感，因此無法理解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不屬於塵世，強烈而帶野性的愛，只能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去看，給予的往往不是認同。

愛蜜莉在這樣的書寫下，透過不同的視野，把那份狂熱的愛戀傳達給我們。從主述者與故事本身的關係來看，缺少洛克伍德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藉由洛克伍德帶出他第一印象中的咆哮山莊，在小說一開始就製造了懸疑，同時他帶領讀者看到「現在的咆哮山莊」，這是娜莉的故事無法做到的。穿插著現在、過去的咆哮山莊，使它的形象更加鮮明，故事也在過去與現在的對比間顯得更加完整。

二、戲劇性結構：

（一）鏡頭剪接

《咆哮山莊》起初並未被廣為接受還有一個原因——它的戲劇性結構，一開始給人七拼八湊、不成章法的感覺。這在當時可以算是一個新穎的寫法¹⁵，作家多不嘗試，讀者也還不習慣。愛蜜莉試著如此運用鏡頭剪接。當讀者隨洛克伍德走進故事時，一切是現在進行式，儘管娜莉可以說明什麼事曾經發生，然而在娜莉的故事結束時，讀者還不知道真正的結局會如何。小說由洛克伍德帶進，所以即使後來的焦點移到二十多年前的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身上，洛克伍德還是不時出現，把時間又拉回現在。洛克伍德離開咆哮山莊後，鏡頭也被迫跟著主述者移動，等再回到荒原時，讀者才發現又錯失許多荒原上的情節，只能再靠娜莉來說明究竟在洛克伍德不在，讀者也不在的日子裡發生什麼事。愛蜜莉在場景與敘述者的切換間達到了某種平衡，使小說讀起來不致有窒礙，反而增添了耐讀性與趣味性。

（二）拼圖式的小主述者

書中以洛克伍德和娜莉為主要敘述者，但許多角色都曾以第一人稱說過自己的故事。儘管這些故事也來自娜莉的回憶，大幅的自敘卻能營造有如對話，讓人身歷其境的效果。像希斯克利夫對娜莉說明凱瑟琳為何被留在畫眉田莊，他的語氣裡對在林頓家的所見所聞充滿不屑——

「就算讓我活一千次，我也不願意拿我在這兒的境況去和艾德加·林頓在畫眉田莊的境況相交換」（73）。

他從一開始就以有自己和凱瑟琳建築起來的世界自豪，絲毫不在乎更好的物質生活，更因為兩人如同一體，與外界隔離，因此也不在乎別人。

這樣的手法在另一方面補足了小說因第一人稱敘事而遺失的拼圖碎片——使故事情節能有較佳的完整度。伊莎貝拉從咆哮山莊寫信回田莊，以及逃回畫眉田莊後和娜莉的談話，都是以第一人稱在闡述一段遺漏的故事——她怎麼發現希斯克利夫的真面目，以及她如何抓住機會逃出來。即使主述者娜莉待在畫眉田莊，讀者也多少知道咆哮山莊發生了什麼事。但這樣一來，劇情完整度或許充足，結構卻又被切割了。

肆、《咆哮山莊》的感情世界——談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

一、不協調的組合

《咆哮山莊》是一部在人類兩個極端情感——愛與恨——之間激烈拉扯的小說，書中有許多的對比，愛與恨、肉體與精神、茫茫塵世與心靈超脫…如此種種。在書中兩個主要人物身上，綜合了前述的矛盾，賦予他們複雜的人格面向。

1. 凱瑟琳的自我與超我

「自我」是一種人格的原始基礎，提供心中能量的所在。凱瑟琳的自我是驅使她生命的力量，唯有處於自我狀態的她是真正不受拘束的，因此象徵原始生命的咆哮山莊是她的歸屬，她的動力泉源，凱瑟琳在遠離自我的過程也遠離了生命的氣息。

「超我」的出現指有機體必須去面對及處理的，來自外在現實的需要。凱瑟琳在成長的過程追求社會化，以滿足外在世界對她的期待，一步步走向超我的過程，也遠離了童年、歡愉，瓦解了與希斯克利夫的關係。

幼年住在咆哮山莊的凱瑟琳是個淘氣的女孩：

「她最喜歡我們一起罵她，她好公然擺出一副橫眉豎眼的神氣，伶牙俐齒

地回敬我們。她還喜歡嘲弄約瑟夫的虔誠詛咒，喜歡捉弄我，就愛幹她父親最反感的事情。」（66）

不遵守禮儀，愛捉弄人，完全是一個孩子會有的表現，她不刻意表現出當時認為女孩子應有的端莊，也不畏懼在眾人面前展現自己真實的性情。凱瑟琳年紀稍長，她仍表現的像個蹦蹦跳跳的小野人，最大的樂趣是和希斯克利夫「一早跑到荒原上，在那裡待上一整天。」（71），編織調皮的復仇計畫，從屋裡偷溜出門，在泥沼地賽跑。這段時期，荒原成為凱瑟琳的表徵，是不羈、原始、不假修飾的，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目光。

直到凱瑟琳被林頓家的大狗咬傷，在畫眉田莊住了五個月，她產生極大的轉變。凱瑟琳的自我在畫眉田莊展現，與林頓一家人在一起時表現出文雅的一面：

「女主人常常去探望她，並且通過用漂亮的衣服和奉承話來提高她的自尊的辦法，著手實施改造計畫，而凱茜也都欣然接受了。因此，她回來時，不再是個蹦蹦跳跳地跑進屋裡，衝過來摟得我們透不過氣的不戴瑁子的小野人了；而是個從一匹漂亮的小黑馬上，跳下來的非常端莊的少女，頭戴著一頂插著羽毛的海狸皮帽，棕色的捲髮從帽沿垂下來，身穿一見長長的布騎裝，只得用雙手提起裙襬，才儀態萬方地走了進來。」（79）

這時的凱瑟琳開始追隨社會上認為美的個人形象，擺脫過去淘氣的女孩，穿上符合淑女身分的衣服，穩重端莊的舉止，其實是給自己戴上一層世俗價值觀的面具。娜莉直接了當的表示凱瑟琳已養成一種「雙重性格」（96），在與林頓家交往時不顯露出她粗野的一面，回到家中卻「不願講究禮貌」（96）且「不願約束她那放浪不羈的天性」（96）。

對凱瑟琳而言，畫眉田莊是社會對她的形塑，咆哮山莊則象徵她的本質，是還不需掩飾情感的孩童時期。當凱瑟琳的鬼魂回到咆哮山莊時，洛克伍德「隱約看見一張孩子的臉」（45）；當凱瑟琳在畫眉田莊病重，神志不清時，她看到的也是她在咆哮山莊的臥房，腦中想的淨是在咆哮山莊度過的日子，尤其是還沒被社會馴化的本我：

「『最奇怪的是，過去我生活中的整整七年變成了一片空白！我想不起來是否有過這段日子。我還是一個孩子，我父親才剛下葬，由於亨得利命令我和希斯克利夫分開。』」（十二章）

凱瑟琳的本性與她後來展現的文明氣質，對她自己而言也是心靈與現實的征戰。在生命的盡頭，心靈終於戰勝對現實中美好事物的渴望，使她回到最初那個讓她感到自在的自己，最真誠的自己。

（二）希斯克利夫的愛與恨

不協調的性情設定，在也明顯表現在希斯克利夫身上。希斯克利夫不論愛憎都很強烈，他恨的人很多，真正愛的卻只有凱瑟琳；他恨一個人是恨到底，愛一個人也是如此。

本性中令人畏懼的那一面是對目標執著且殘暴的。在打定主意對貶低他身份的亨得利進行復仇後，他無時無刻不在等待機會。一次，希斯克利夫在反射動作下接住亨得利從樓上摔下來的兒子：

「他一見恩蕭先生站在樓上，臉色刷地變了，即使是個守財奴，為了得到五先令，讓出了一張中獎的彩票，而第二天卻發現這筆交易損失了五千磅，也不會顯得如此茫然若失。希斯克利夫的那副神氣，真比語言更能表明他是多麼痛心疾首，因為正是他自己壞了他復仇的大事。」（107）

挽救一條可能摔死的生命，他的反應是「痛心疾首」。希斯克利夫很早就打算讓這場復仇禍延子孫，儘管只是個無辜的孩子。下一句是這樣的：

「我敢說，假使天黑的話，他準會把哈雷頓的頭顱在梯階上撞個粉碎，藉以彌補這一錯誤。」（107）

想來他的神情流露了這樣的情緒，這種復仇不帶任何的憐憫。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能形容希斯克利夫心態的句子。凱瑟琳是他生命的全部。儘管復仇佔據他的心，「貪婪日漸成為他積重難返的惡習」（144），但對凱瑟琳至深的愛，使他把報復加在每個傷害過他的人身上，獨獨跳過凱瑟琳：

「『為了讓你開心，你盡可以把我折磨死，只是讓我以同樣的方式，自己也開心點。』」（157）

這句希斯克利夫對凱瑟琳說的話，展露的殘暴顯而易見，卻也訴說著希斯克利夫對凱瑟琳無怨無悔的愛。從孩童時代對她唯命是從，長大後認為她勝過世界上所有人，他和凱瑟琳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在凱瑟琳死時，他發出這樣痛徹心扉的呼喊：

「『千萬不要把我撇在這深淵裡，叫我找不到你！喔，上帝！真是難以明言呀！我沒了命根可不能活啊！我沒了靈魂可不能活啊！』」（228）

光憑這樣的愛，希斯克利夫是有機會變成一個令人為之心碎的羅曼史男主角，然而他的報復心及暴戾之氣終究是太強，很多人只看見他的恨，不能接受他的愛。

凱瑟琳在做的是精神與現實層面的抉擇，希斯克利夫並非如此；他從來沒有背叛自己的心，只是逐漸被一種更大更強烈的復仇慾望控制。愛絕恨絕的偏激性格使希斯克利夫成為它的俘虜數十年，恨已成為他生命中的全部，最後使他得以脫離的，卻是他性格中恨的反面，對凱瑟琳的愛。

二、凱瑟琳與希斯克利夫的互屬關係：超世—屬世—超世

《咆哮山莊》中描寫了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情特別展現在第一代的男女主角身上。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之間不單單是愛情，更是一種靈魂相依。

超世，超脫世界，在這裡用來形容男女主角間不受俗世影響的靈魂一體關係，這樣的關係帶有對原始、不需偽裝的生命同樣的認同與執著。從童年開始，兩人的生命緊緊結合，然而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無可避免地迎合世俗的一切，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必須依循的社會規範與準則，這時定義他們踏入屬世階段，原有關係因外在衝擊而有所流失；直到死亡來臨，才能重新看見當初的生命，重新追求最初對俗世一無所求的純真，這是再度的超脫，使他們凌駕在世界之上。

（一）超世

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關係，儘管由於凱瑟琳最後嫁給艾德加，構成三角戀，但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是彼此相屬的「靈魂伴侶」，這層關係沒有第三者可以打入。在這對靈魂伴侶遭到拆散的原因中，主要是因為現實環境，如階級差異、社會價值觀、物質生活等的影響。

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自幼相識，他們很快成為要好的同伴，建立起良好的默契。在老恩蕭先生死後，他們曾一起對未知世界勾勒美麗的憧憬：

「兩個小傢伙用一些我都想不到的美好念頭，相互安慰著。他們談得那樣天真浪漫，世上沒有哪個牧師，能把天堂描繪得那樣美好。我一邊抽泣一邊聽的時候，不由得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平平安安地升到天堂裡去。」(68)

也正是在老恩蕭先生死後，咆哮山莊一步步的朝地獄發展，美好的想像終究只是想像，但在他們一起卻同時存在兩人心中。他們關係的圓滿平衡也只存在於童年，存在於這段對天堂的描繪，接下來兩人經歷人生道路的第一個分歧，就是亨得利繼承咆哮山莊後把希斯克利夫「從他們身邊趕到僕人那裡，不許他再去聽副牧師講課，非要叫他到戶外去幹活，逼迫他跟農場上的雇工一樣幹重活。」(70) 亨得利的決定使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身分關係由平等地位轉變成小姐與僕人，這種差異隨著他們年齡增長而更為明顯，讓外在世界以不同色彩對待他們，個人的不同越被突出，兩人生命的同質性就越薄弱，可以說是兩人日後被拆散的開端。

（二）屬世

童年時的超世是未接受俗世馴化的純真本我，他們清楚心裡要的是什麼；但在成長過程中，為了滿足社會期待與物質慾望，會違背自己的心意，追求短暫的歡愉。

1. 童年消失

一開始凱瑟琳把學到的東西都教給希斯克利夫，還陪他在戶外幹活玩耍。但當他們兩人有機會進入畫眉田莊，凱瑟琳可以留下來，希斯克利夫卻由於「她是位小姐，他們待她跟待我是有區別的。」(76) 被趕出門，童年宣告結束，凱瑟

琳因受到別人的尊敬和另眼看待而沾沾自喜，希斯克利夫無法進入凱瑟琳這時的生活圈，階級意識逐漸形成阻隔兩人的圍牆。畫眉田莊代表的上流社會，屋中的陳設是華麗的（見第二部份有關場景的描述），一幅金碧輝煌的景象使凱瑟琳這樣，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孩受到吸引，在希斯克利夫離開時，她已經感到快活極了。當她在精神上開始對美好的物質生活產生嚮往，與希斯克利夫的心靈連結不免產生窒礙。

當凱瑟琳穿著入時，儀態萬千的返家，她和希斯克利夫已不再是一對可以無拘束玩耍的伴侶：

「『我不是有意笑你的，』她說，『而是忍不住笑。希斯克利夫，至少握握

手吧！你生什麼氣呀？你只不過看上去有點怪。你要是洗洗臉、刷刷頭

髮，不就好了。可你這麼髒！』她關切地盯著握在自己手裡的黑指頭，又

瞅瞅自己的衣服，生怕碰上他的衣服。」（80）

她開始在乎言行舉止如何與社會期待的淑女相符，這是第一次希斯克利夫在凱瑟琳面前有受辱的感覺，第一次感受到雖然他們的心靈曾經如此契合，現實中的他們，身分卻是不平等的。

當凱瑟琳向現實、物質世界靠近，希斯克利夫也曾想跟隨凱瑟琳的腳步，嘗試做此努力。他向娜莉求援：

「經過飢餓和思索，他似乎振作了一些。他跟著我待了一會，然後鼓起勇

氣，突然喊道：『娜莉，把我搞的像樣些，我要學好了。』」（82）

娜莉著手對希斯克利夫建立自信與改變外型，但破壞希斯克利夫的努力的，依然是亨得利的對他的偏見與強烈的階級意識，他不允許希斯克利夫與客人還有小姐（凱瑟琳）一樣在廳堂用餐。不只被亨得利侮辱，希斯克利夫還挨一頓打，被關到閣樓裡。這件事之後，希斯克利夫對娜莉吐露了一段心裡話：

「我問他在想些什麼，他正言厲色地答道：『我在琢磨怎樣報復亨得利。

我不在乎要等多久，有要最後能報復成。但願他不要在我報仇之前就死掉。』」（88）

凱瑟琳追求物質生活，嚮慕歡愉與虛榮的同時，希斯克利夫的心裡也真正擠進一件大事——復仇。恨意在往後的日子一點一滴腐蝕他的心靈，成為他窮其一生追求的目標。種種外在因素，如階級、社會價值、物質生活、復仇。使他和凱瑟琳有了更多的隔閡，最後，童年消失了，兩顆不受世界干擾的心消失了。處在不同身分地位的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各自以不同的態度接受挑戰、處理誘惑，把兩人帶向越來越不同的方向。

2.凱瑟琳的陷溺

凱瑟琳接受艾得加的求婚，是她真正以大動作試圖擺脫咆哮山莊的一切——包含童年的喜悅、與希斯克利夫珍貴的情感——只是她尚未意識到這項決定將使自己失去多少東西。希斯克利夫聽到凱瑟琳在接受求婚的當晚向娜莉剖白：

「『假若我家那個壞蛋沒有把希斯克利夫搞的這麼低賤，我也不會想到嫁給林頓。現在，嫁給希斯克利夫是要貶低我的身分的…』」（115）

希斯克利夫在暗處聽到這裡就離開了，沒有聽到關鍵的下一句「『所以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我是多麼愛他。』」（115）及凱瑟琳的一段話，關於她是如何珍惜和希斯克利夫的靈魂相屬：

「『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希斯克利夫的痛苦。我從一開始就注意觀察，而且感受到了他的每一個痛苦。我活在世上，最思念的就是他。假如別的一切都毀滅了，而他還存在，我就能夠繼續活下去；假如別的一切都還存在，而他給毀滅了，這天地人間就會變成一個陌生世界，我將不像是他的一部分。』」（117）

凱瑟琳說這段話時在講的不是墜入愛河的陶醉，沒有談起對戀人的迷戀，種種愛情可能帶給她的幸福感和喜悅都不存在語氣中——因為她談論的是自己。這

種愛不能單單只用愛情來解釋，她和希斯克利夫的關係不是出於所謂愛情的化學作用，更像是共有一個靈魂的兩個個體。下一段她說的更明白：

「『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時時刻刻都在我心中——並不是作為一種歡樂，就像我們對自己並非總是一種歡樂一樣——而是作為我自身的存在。』」

(118)

這樣的共存跨越階級、性別、身分，在他們幼時一起勾勒美好天堂時曾經出現，後來卻只存在兩人心中，拋棄這段心靈的關係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大的傷害，等於抗拒永恆的價值，追隨短暫的物質，一時或許美好，長久下來卻對雙方都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凱瑟琳接受社會價值，選擇相伴一生的對象有錢和身分地位，符合社會期待，但忽略心中真正想要的。她和希斯克利夫靈魂上相依共存的關係，勝過她對艾德加虛無的愛。

3.希斯克利夫的陷溺

凱瑟琳宣告結婚的訊息後，希斯克利夫走了。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裡¹⁶，發生什麼事，但三年後他回來時已徹底改頭換面：

「他長成了一個高大健壯、身材勻稱的漢子，我家主人站在他旁邊，顯得非常纖細，像個小後生。他那筆挺挺的姿態，讓人想到他參過軍。他臉上的表情和那堅定的神氣，也比林頓先生老成得多。他看樣子很有才智，沒有留下一點以前受凌虐的痕跡。」 (135)

希斯克利夫以一個紳士的身分再次現身，爲了更接近凱瑟琳，輪到他追隨社會的價值觀，像凱瑟琳做過的那樣，這也是一層趨向社會價值的面具。關於他的出走，希斯克利夫是這樣對凱瑟琳說的：

「『自從我最後一次聽到你的聲音以來，我一直在艱苦奮鬥。你必須原諒我，因為我只是為你奮鬥啊！』」 (136)

三年前因為這個社會價值的原因，凱瑟琳選擇離開他。對於第一次努力的失敗，希斯克利夫也選擇離開，想藉著這次的離開來彌補他和凱瑟琳的差距。然而，當他越是強調這些外界因素，它們的影響就越大，也只是把他們兩人的距離越推越遠。

對凱瑟琳來說，希斯克利夫外表是什麼樣子並不重要，因為她很清楚對方是怎樣的人。在伊莎貝拉迷戀上希斯克利夫時，她這麼向伊莎貝拉說道：

「『請你不要以為他在嚴厲的外表背後，隱藏著滿腔的仁愛和柔情！他不是一顆未經琢磨的金剛石，不是一個含珠之蚌式的鄉下佬，而是一個凶惡無情，像狼一樣殘忍的人。』」（143）

凱瑟琳可以說是最了解他的人，看到希斯克利夫身上，別人看不到的部份，就像一個人了解自己。娜莉一路看著他們成長，明白凱瑟琳「比我和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心地，她絕不會把他說的比他本人還壞。」（145）可見希斯克利夫這張面具，並未因此讓凱瑟琳失去心底對他的認識。

兩人的關係發展至此，已完全脫離童年時以孩子的心架構出來的小世界。他們不約而同的接受這個世界的規範，不管如何渴望維持曾經擁有的心有靈犀，精神上還是一點一點遠離。希斯克利夫的出現確實喚醒凱瑟琳對過去的懷想，但他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

2. 重新追求超世

這是整部書的核心，是凱瑟琳與希斯克利夫真正追求的，也是他們重生的關鍵，攸關靈魂的自由與釋放。

1. 凱瑟琳的超脫

直到凱瑟琳病入膏肓、精神錯亂，她終於放棄曾經追求的，那些握得著、看得見的東西，回頭追隨屬於心靈的永恆價值，一個真實的自己。

「『我相信，我一回到那邊山上的石楠叢中，就一定會恢復原來的樣子。

再把窗子敞開，敞開了再扣住！快點，你怎麼不動呀？

『因為我不想把你凍死。』我（娜莉）答道。

『你的意思是不給我活下去的機會，』她悻然地說道，『不過，我還不是毫無辦法，我自己開。』」（174）

咆哮山莊的荒原是凱瑟琳生長的地方，在她選擇嫁給艾德加時做過一個關於拜訪天堂的夢，夢中的她不喜歡天堂，只想回到咆哮山莊。她做出成爲林頓夫人的抉擇時，否定掉內心的聲音，把原先和希斯克利夫一樣激烈的情感鎖在畫眉田莊這個不屬於她的天堂。基於對情感獲得釋放的渴望，小說中出現窗戶的意象（見第二部份有關場景的描述）。如果肉體是被綑綁的，她盼望靈魂可以隨著狂風，經由一個出口回到家。

凱瑟琳在書中有兩次因病神志錯亂。第一次是在希斯克利夫出走的夜晚，凱瑟琳徹夜淋雨，希斯克利夫下落不明，好像她自己也有半不見了，心中的悲痛轉化爲重病；第二次是向艾德加賭氣裝瘋，演變成宿疾復發。希斯克利夫的歸來早已喚起她對咆哮山莊的種種回憶，身在畫眉田莊，她想起過去、看見美好的童年，她在神智不清時擺脫她不喜歡的現狀，回到她心之所繫的地方。兩次重病都與她和希斯克利夫關係的變化有關，迫使她對過去的抉擇進行省思。在決定嫁給艾德加時，她的心中就充滿矛盾，果斷的下決定像不經思考的意氣用事；如今在快失去一切的同時發現自己什麼也捉不住，後悔卻已無法彌補。與其說她真的陷入「病」的狀態，不如說她在替自己那顆深沉的心找一個可以飛走，或繼續活得快樂的機會。

希斯克利夫希望在凱瑟琳重病時再見她一面。前面提到凱瑟琳對希斯克利夫的了解，希斯克利夫對凱瑟琳也一樣。這場病並不是單純的病痛，是一場心病。這顆深沉的心並不是艾德加的照顧所能醫治的：

「凱瑟琳有一顆和我一樣深沉的心，假如林頓（艾德加）能夠獨攬她的全部感情，那豈不是說海水可以裝近那鳥槽裡。」（204）

希斯克利夫對娜莉威脅逼迫以達成見到凱瑟琳的目的——一場死前的會面才真正讓他們兩人對彼此間「靈魂伴侶」的關係有了唯一一次的開誠佈公。

面臨死亡，希斯克利夫知道凱瑟琳的死將同時帶走他們心靈相屬的關係。靈魂正在消逝，這是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抓不住的，只能嘗試抓住對方的肉體：

「大約有五分鐘的光景，他既沒說話，也沒鬆開她。這當兒，他一個勁的吻她，我敢說，他有生以來還沒吻過這麼多次。不過，還是我家女主人先吻了他，我看得很清楚。」（216）

按書裡的描述，這是男女主角第一次有這樣的肉體接觸，就在他們感覺快要失去彼此的時候。過去的他們不需要以肉體上的接觸表達彼此的情感，因為精神是一體的，雙方都了解。此時他們明白向對方表明心意，對方的重要性勝過一切。沒有時間了，他們經不起再像過去那樣，因為一場言語上的誤會而分開。

凱瑟琳責怪希斯克利夫會在她死後忘掉她，希斯克利夫凶暴地回應：

「『你有沒有想到，你丟下我以後，你這些話還要銘刻在我的記憶中，而且天長日久地越刻越深？你說我會毀了你，你也知道這是瞎說。你還知道，凱瑟琳，要我忘記你，就像我會忘記我活在世上一樣！』」（218）

希斯克利夫這段話呼應凱瑟琳說過的「我就是希斯克利夫！」，對希斯克利夫而言凱瑟琳與他是一體的。當凱瑟琳呻吟著說道「我是不會安息的。」（218）又回應了這件事，分離對他們而言難以承受，就像把自己撕裂，希斯克利夫活在地獄裡，凱瑟琳也無法面對沒有希斯克利夫的世界：

「『我並不希望你比我忍受更大的痛苦，希斯克利夫！我只希望我們倆永不分離。假如我有哪句話使你以後感到痛苦，你就想想我在地下感到同樣痛苦。』」（218）

錯過的已經無法彌補，凱瑟琳曾執著地追逐世俗的美好，然而此時和希斯克利夫的靈魂相繫才是她心中真正看重的。這一場會面對兩個人而言都是心碎的，他們想回到從前，回到兩人沒有被人和外界事物拆散的時候，但他們在彼此生命中擦身而過，現實中已經錯失太多，不再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凱瑟琳期望他們的關係超越一切，即使是死亡也無法成為阻礙。

曾經一再的表示出對天堂的嚮往，視天堂為她的流放之地，事到如今凱瑟琳也有些害怕死亡，因為死亡真的要拆散她和希斯克利夫了。

「『我非得走了，林頓馬上就上來了。』這位驚惶的入侵者堅持說道。

他想站起來，就勢掙脫她的手指——不想她氣喘吁吁地抓得很緊，臉上露出一副死不鬆手的瘋狂神情。

『不行！』她尖聲叫道，『哦，別——別走。這是最後一次！艾德加不會傷害我們。希斯克利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222）

會面對凱瑟琳而言是懺悔，是一個解釋的機會，他們重拾心靈的相依，不像童年那樣未遭破壞的完美，至少兩人了解彼此的心意。不管他們曾經如何，死亡在當晚來臨，一切似乎結束了，凱瑟琳在生下孩子後去世。

面對與凱瑟琳生離死別，希斯克利夫也要他們的情感相依能超越死亡：

「『凱瑟琳·恩蕭，只要我活著，但願你得不到安寧！你說我毀了你——

那就纏住我吧！被害的人總是纏住兇手。我相信——我知道鬼魂一直在人

間遊蕩。那就始終纏住我吧——不管你以什麼形式顯現——把我逼瘋吧！

只是千萬不要把我撇在這個深淵裡，叫我找不到你！』」（228）

希斯克利夫接下來的動作，「他拿頭撞擊著那結結疤疤的樹幹，然後抬起眼睛，大聲吼叫著，那樣子不像人，倒像一頭快被刀和矛刺死的野獸。」（228），對希斯克利夫而言，肉體早就是他和凱瑟琳之間的束縛，凱瑟琳的死，更讓他想衝破這個軀體，跟隨凱瑟琳而去。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痛苦在於受到命運的擺佈——他們的相遇、誤會、死亡；儘管希斯克利夫自己曾說「就因為貧窮、恥辱和死亡，以及上帝、魔鬼所能給予的懲罰。都不能把我們拆開，你卻自覺自願這麼做了」（220）凱瑟琳的選擇或許使他們分開，但就算沒有艾德加的出現，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依然會因為這個世界、社會價值的介入而分離，這是面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無可奈何。

2.希斯克利夫的超脫

希斯克利夫往後的十多年都耗盡心力在復仇一事。咆哮山莊被封閉，他的心也封閉了，書中沒有再提起凱瑟琳，場景隨著娜莉來到畫眉田莊。如果把時間拉回小說的「現在」，回到全書的最開始，我們可以發現對希斯克利夫而言，「凱瑟琳」這個人再次被提及，再次讓他感覺到她還在他的生命中，是小說的開始，

洛克伍德在咆哮山莊借宿時做的一個夢，夢中孩童般的凱瑟琳想透過窗口進來。洛克伍德當時是在一間希斯克利夫不准人進入的房間——凱瑟琳過去在咆哮山莊的臥房。希斯克利夫關閉了這間房間，凱瑟琳是他心底專屬的、封閉的一角。第三章對希斯克利夫有一段描述。當時洛克伍德被惡夢驚醒，希斯克利夫沒料到房內有人，於是拿著蠟燭來窺探。

「闖進來的人彷彿在踟躕不前，正喃喃自語。最後，他以半高不低的聲音問了一句，顯然並不指望得到回答。」（46）

而當他聽到證明屋內有人的聲響時，

「橡木板嘎吱一聲，讓他像觸電似地嚇了一跳，手裡的蠟燭甩出幾英尺遠，他驚地簡直都拾不起來了。」（46）

儘管凱瑟琳死了，房間緊閉，希斯克利夫仍期盼她其實就在自己身邊，或至少會再回來。凱瑟琳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希斯克利夫心中，期待，又害怕希望落空的這種心理反映在行為上。這些段落呼應了希斯克利夫要凱瑟琳以鬼魂形式纏住自己的呼求，而在這個晚上，凱瑟琳的「鬼魂」似乎真的出現了。洛克伍德不但說看見凱瑟琳，還說凱瑟琳在地上流浪二十年了，希斯克利夫知道這件事時的反應相當激烈。他在洛克伍德離開房間後立即扭開窗子呼喊著凱瑟琳，要她回來。洛克伍德的到來不只打開咆哮山莊的門，也揭開希斯克利夫一直以來無法看透的靈異世界面紗——讓希斯克利夫再次感覺到靈魂的存在，凱瑟琳的存在。

「『我打開了棺材。我又看到了她的臉——還是她那張臉，一度就想待在哪裡不走了。』」（379）

希斯克利夫在忙了大半輩子的復仇後突然決定放棄，因為凱瑟琳回到他的生命中。他看到、聽到的全部都是凱瑟琳，基於重新觸摸到靈魂的渴望，只能去掘開棺木，再看肉體一眼，這補償作用讓心靈稍稍獲得平靜。在凱瑟琳剛去世時西斯克利夫曾做過一樣的事，為了一樣的動機：

「我耳邊又傳來一聲嘆息。我彷彿覺得這歎息的暖氣，擠走了夾著雨雪的

冷風。我知道，周圍並沒有血肉之軀的活物。但是，正如你在黑暗中感覺有什麼活物走來，可又分辨不出是什麼活物一樣，我也分明感覺凱茜就在那裡，不是在我腳下，而是在地面上。」（381）

希斯克利夫認為凱瑟琳一直和自己待在一起，認為他跑回家就會再見到她，但未能如願，凱瑟琳並不在任何他以為會看到她的地方。他恨不得立刻離開這一切回到凱瑟琳身邊，唯一的方法就是死亡。死亡不再是阻隔，而是讓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重逢的一道橋樑。這製造一個「非死不可」的結局，其他事物對希斯克利夫而言都不重要了，在追求靈魂自由的過程他開始絕食，

「我只有一個願望，我整個身心都渴望著能如願以償。我渴等了這麼久，這麼堅定不移，我相信一定會實現，而且不久就會到來，因為這一願望已經毀滅了我的生存，我給吞沒在想要如願以償的企盼之中。」（426）

這個企盼就是與凱瑟琳的重逢。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透過死亡重新達成童年時曾有的、圓滿的精神關係，超越肉體，也超越這個世界所能加給他們的各種限制。這樣的死亡是結束，也是開始。

小結

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關係並不容易解釋，這層關係始於最原始的生命，那時的生命尚未染上俗世的氣息，在那裡他們得以忠實於自己的感情。這樣的情感純粹無雜質，但隨著成長的過程，世俗價值觀的期盼與外在加給他們的不同束縛，使生命受階級意識、物質慾望、現實歡愉的追求等因素所左右，逐漸失去這種靈魂一體的聯繫。在這個世界中，個人的不同被強化了，這樣的不同可能來自社會加諸的種種規範，只要活著就要遵循的生命法則，無可抗拒，無法避免。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艾德華·曼德森（Edward Mendelson）如此解釋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的感情邏輯：和路易斯·卡羅在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描述的一段瘋狂的午茶聚會是一樣的：「這裡的規則是：明天吃果醬，昨天也吃果醬，但今天絕對不吃果醬。」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對彼此的愛是：昨日是童年，明日是死亡。¹⁷ 童年和死亡，初始與終了，正是生命最不受世界約束與影響的兩個階段，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愛想要打破外物加給他們的藩籬，從童年直接跨到死亡，成了唯一的抉擇。

伍、《咆哮山莊》的場域景象

作者更善於構築富詩意的場景，藉由周遭環境的改變，突出情緒上的轉折，除了呼應接下來所要陳述的人物形象外，亦為讀者提供閱讀背景，替往後可能會被評斷為「瘋狂」的行為稍作鋪墊。

1. 自然氣候的寓意

作者利用惡劣的氣候營造喧囂的環境，突顯情節。首先是洛克伍德來到咆哮山莊：

這時，我(洛克伍德)看到一片淒涼的景象。黑夜提前降臨了，一陣凜冽的旋風捲著令人窒息的飛雪，將天空和群山攪混成一片。」(30)

黑夜的提前降臨、凜冽的旋風、令人窒息的飛雪，和視線所及的混亂一片，在在營造了詭譎異常的氣氛，提示著洛克伍德來到咆哮山莊後將聽聞到的種種——關於兩個家族、兩代間的愛恨糾葛、報復與寬容；一切都將團團環繞，如同天象的紊亂氛圍。

希斯克利夫聽到凱瑟琳想嫁給林頓而離開的那個晚上，是夏天的夜晚，那晚天色很暗、陰雲密佈，到了半夜：

半夜光景，外面風暴大作，狂笑著略過山莊。又是狂風、又是驚雷，不知是風還是雷，喀嚓一聲，把房角的一棵樹劈成兩截，一根大樹枝掉下來壓在房頂上，將東邊的煙囪敲下來一塊，忽然一下往灶火裡灌進一塊磚塊和煤灰。(121)

狂風、驚雷不只是天候上的現象，也象徵著往後人生的種種磨難。而房角的一棵樹劈成兩截，更意味著兩人軀體的分離及心靈的遠去。這裡的又是狂風、又是驚雷，同時也呈現出希斯克利夫對凱瑟琳萬分失望的心情寫照，亨得利對他是肉體上的折磨，而凱瑟琳則帶給他心靈的創痛。自此往後，劇情平添轉折：凱瑟琳嫁給林頓；而希斯克利夫則異走他鄉。

咆哮山莊風很大，樹在大風的吹拂下呈現窘迫的面貌：

人們只要看看房頭幾棵矮小的樅樹那過度傾斜的樣子，和那一排瘦削的荊棘都朝一個方向伸展條枝，彷彿在乞求太陽的賜捨，便可猜想到北風吹過

山巔的威力。」(16)

樹和荊棘皆在風的吹拂下朝一個方向伸展，恰如希斯克利夫與凱瑟琳的心靈自始至終皆愛著同一人，往同一方向一往情深的追求。而樹的扭曲面貌亦可視做對書中人物的性格的解讀——樹只能以這樣被吹得半倒的、窘迫的姿態向太陽要求陽光，一如就世俗的眼光來看，就是這般極其扭曲、怪異。他們以自我的情感作為第一優先，在時代和社會框架之下，卑微地報復、追求財產和愛情，如此懇切地追求，卻換來一次又一次的徒勞——因為愛恨之間本就充滿太多模糊地帶。

凱瑟琳下葬時是在三月天，早上天氣仍很晴朗、一派生機，晨曦灑了一層溫煦柔和的紅光，然而這樣的天气卻在晚上驟變，下起了大雪：

南風突然轉成了東北風，先是帶來了雨，然後是雨夾雪，接著是大雪。待到第二天，人們將很難想像，已經過了三個星期的夏天——櫻草和藏紅花躲藏在積雪下面，百靈鳥寂然無聲，幼樹的嫩芽也給摧殘變黑。這第二天就在陰沈、寒冷、淒涼的氣息中，悄然來臨了！」(231)

凱瑟琳下葬時下起了大雪，如此的天氣象徵天地也為之哭泣，喪失了這樣一個坦率真誠的女孩，另外也意味著希斯克利夫與凱瑟琳原來放棄的東西也因死亡，而再也追不回了，因此死亡也是必有的結局，然而「櫻草和藏紅花躲藏在積雪下面」則又有重生意味。

原來的和煦天氣可以說是小凱瑟琳(凱瑟琳的女兒)帶來的些微變化，為這世界添上一些寧靜的生命力，一些溫柔的亮麗。

2. 建築格局的象徵

此處透過作者對書中建築的具體描寫文字，分成格局的奇特與窗子的意象兩

部分，進而探討其象徵意涵。

(一) 格局的奇特

咆哮山莊格局的奇特，透過洛克伍德這個初來乍到的訪客之眼呈現：「我們一步就邁進了共用起居室，中間也沒有門廊過道」。(17)洛克伍德特別指出沒有

門廊和過道，暗暗呼應著書中人物情感的展現，是如此直接以致沒有委婉的模糊地帶。

另一個奇特處即是廚房了，對於廚房的位置，洛克伍德如此敘述道：

他們把這裡稱做『堂屋』。堂屋通常包括廚房和客廳，但是在咆哮山莊，我相信廚房被擠到了另一個部位。至少我聽得出裡邊有吱吱喳喳的說話聲，及炊具叮叮噹噹的碰撞聲。」(17)

在大壁爐那邊，看不見烤肉、煮飯或烘麵包的跡象，牆上也見不到銅鍋和錫濾器在閃閃發光。」(17)

廚房位置被擠到角落，顯示山莊已漸漸沒落，沒有訪客(會留下來用餐)，廚房成了單純讓下人準備食物的地方，而大壁爐一樣顯示沒有訪客的跡象。

在洛克伍德的下一次拜訪中，他看見「由煤塊、泥炭和木柴燃起的熊熊爐火，把房裡輝映得紅通通、暖融融的。」(24)但「在這個快樂的家庭裡，我顯然很不相稱。這沉悶的精神氣氛，不僅壓倒了而且大大抵消了周圍那豐足舒適的物質條件。」(30)物質的富裕並不能因此平衡精神上的折磨和脆弱。除了為後來凱瑟琳在畫眉田莊的故事預先留下結論外，作者更有意透過一個陌生人以全然客觀的視角，來反諷這樣的生活其實並非真正舒適。

再者是凱瑟琳房間格局之奇特，同樣是透過洛克伍德呈現在讀者眼前，當洛克伍德被安排住進凱瑟琳的房間時，看到了：

我自己昏昏沈沈，也無法探問，便門上門，向四下望望，看看床在哪裡。但全部傢俱只有一把椅子、一個衣櫃、還有一隻大橡木箱，靠近箱頂處開了幾個方洞，像是馬車的窗口。我走到這隻箱子跟前，往裡面瞧了瞧，發現原來是一張奇特的老式臥榻，設計得非常實用，省得家裡每個人都要佔一間屋子。實際上，這裡構成一間小密室，裡面有個窗臺，可以當桌子用。我拉開嵌板門，拿著蠟燭走進去，再把嵌板門拉上，現在，覺得安全了，希斯克利夫和其他人監視不到我了。

這個空間讓人想像不出臥榻究竟是甚麼樣子的，雖然自成一世界，在門一拉上後便擁有隱私，但整個空間卻是被扎扎實實地限制在一隻大箱子裡，充滿壓迫。讓一個初次在家裡過夜的客人睡這種床，且擺在書裡前面的章節，就是為了要再一次的突出咆哮山莊究竟有多異於一般家庭——不論是家庭成員間的敵對氣氛、現有主人的神祕和無禮，還是屋子本身的怪異。以引起洛克伍德的好奇心，進而開啓整個故事。

（二）窗子的意象

窗子在小說中不斷出現，在不同的時刻代表不同的意象，妥善的在男女主角感情變動間做了聯絡橋，使故事更為完整。

1. 咆哮山莊的窗戶

咆哮山莊的氣氛從書中一開始就是詭譎的，愛蜜莉·勃朗特以窗子展開這樣的氛圍營造。洛克伍德第一眼看見咆哮山莊就注意到一項建築上的設計，這間房子「蓋得結結實實；狹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牆壁內，牆腳用突出的大石塊防護著。」（17）。咆哮山莊所處的荒原環境惡劣，無論是狹小的窗戶或凸出的大石，都是為了抵禦狂風，維持屋子的穩固，是符合實用性的設計；然而這時咆哮山莊映入洛克伍德眼簾，突出的是它的獨立：房子被緊緊的保護，嵌在牆內的窗戶如同遭受擠壓，帶出這時的咆哮山莊因被仇恨包圍，產生足以讓人窒息的壓迫感，房子禁錮了自己，也象徵著它的主人在心靈上的禁錮，或許是過去的凱瑟琳，或是現在的希斯克利夫。

2. 畫眉田莊的窗戶

其中一個窗戶意像是在凱瑟琳嫁給艾德加·林頓後，在畫眉田莊出現的。娜莉在田莊門口遇見歸來的希斯克利夫，上樓要告訴凱瑟琳這個消息。當時凱瑟琳正和丈夫一起望著窗外。娜莉也看到了窗外的景色，她作了一段描述：

「他們（林頓夫婦）正一起坐在窗口，格子窗朝裡貼牆打開著。舉目

望去，越過花園的樹木和天然的綠色園林，可以看見吉默頓山谷，一道長長的白霧幾乎盤旋到山頂（因為你過了小教堂不久，也許注意到，從沼澤地流來的一道水渠，匯入一條順著狹谷蜿蜒流淌的小溪。）咆哮山莊屹立在這銀白色霧帶的上面，但是卻看不見我們的老房子——它坐落在山那邊。」（132）

在這段描述中，娜莉的視線從畫眉田莊延伸出去，順著自然景物走，一直到咆哮山莊結束——然而咆哮山莊其實是看不到的。娜莉因為心裡惦記著咆哮山莊，所以在描繪這段路徑時，以咆哮山莊作為終點。凱瑟琳並沒有說話，讀者無法得知這時凱瑟琳心裡是否也想到咆哮山莊，但從接下來的情節發展可以窺見蛛絲馬跡。

凱瑟琳發現希斯克利夫歸來，她狂喜不已，「上氣不接下氣，發狂似地飛奔上樓，激動的反而顯不出高興。」（133）與剛才凝望窗外時的幽靜完全不同；希斯克利夫代表的是咆哮山莊的歲月，咆哮山莊是凱瑟琳心靈上的原鄉，是她絕對不會忘記的一環。儘管這時窗戶和窗戶外的景色象徵了嶄新的，成為林頓夫人後的生活，咆哮山莊並不因「看不見」就在她心裡消失。

3. 靈魂的隔閡與自由

(1) 隔閡

前文曾提及凱瑟琳在見到畫眉田莊的屋內擺設後深受吸引，開始嚮往美好的物質生活，也使得她與希斯克利夫的關係產生裂痕。關於凱瑟琳第一次看到畫眉田內部的這一幕，希斯克利夫也在場，他們隔著窗子看見的場景，書中描繪得很詳細：

「一個光彩奪目的房間，鋪著深紅色的地毯；桌椅也罩著深紅色的套子；純白色的天花板鑲著金邊；一簇簇的玻璃墜子從中央的銀鍊上垂下來，讓一支支光線柔和的小蠟燭照映的閃閃發光。」（72）

這時的窗子像通往樂園的入口——但那並不是凱瑟琳的樂園——凱瑟琳透過窗子去感受樂園的美好，就是一種隔閡，一種不真實。這扇窗子不只是凱瑟琳和不屬於她的天堂之間原有的隔閡，也同時象徵了凱瑟琳走進窗子內的世界後，和希斯克利夫的隔閡。希斯克利夫因為低下的身分被林頓家趕出來後，回到這扇窗子前看著凱瑟琳，他心想：

「假使凱瑟琳想回家，而他們又不肯放她的話，我就把他們的大玻璃窗砸個粉碎。」（76）

這件事他後來沒能做成，因為凱瑟琳自己並不想出來，希斯克利夫因此也無法進去。窗子阻擋在兩人中間，形成堅固而無法穿透的阻礙，也就是他們心靈上的阻礙。

(2)自由

窗戶在小說中同時是禁錮和釋放。它可以把人隔開，也可以當作使靈魂自由的出口。凱瑟琳初遇畫眉田莊是透過窗子，重病之際，她唯一能寄望的就是讓靈魂回到咆哮山莊，獲得自由的方法似乎也是透過窗戶：

「『我相信，我一回到那邊山上的石楠叢中，就一定會恢復原來的樣子。」

再把窗子敞開，敞開了再扣住！快點，你怎麼不動呀？

『因為我不想把你凍死。』我（娜莉）答道。

『你的意思是不給我活下去的機會，』她悻然地說道，『不過，我還

不是毫無辦法，我自己開。』」（174）

這段呼應小說開始不久，洛克伍德在凱瑟琳的房間「夢見」凱瑟琳的鬼魂，那時她苦苦哀求著，想從窗戶進來：

她說話的當兒，我隱約看見一張孩子的臉，在向窗裡張望。恐怖使我發狠

了，我眼看甩不掉這小東西，就把她的手腕拉到碎玻璃口上蹭來蹭去，直

蹭到鮮血淋漓，浸透了被褥。可她還在哀泣：「放我進去吧！」並且緊緊

抓住我，簡直把我嚇瘋了。（45）

凱瑟琳對洛克伍德表示「我回家來了，我在荒野上迷了路！」（45）迷路，就像是凱瑟琳在林頓家迷失的歲月，接近死亡之際她相信窗子可以帶她回家，讓她活下去；如果凱瑟琳真的能回到咆哮山莊，咆哮山莊的窗子就像畫眉田莊的窗子一樣，是她靈魂的出入口。從窗戶離開從窗戶進來，窗戶的意像連貫了凱瑟琳的陷溺、死亡、與回歸。

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如同命運的共同體，前面提過希斯克利夫在感覺凱瑟琳的靈魂似乎還存在後，就再也無法正常生活，而是以一種奇特的固執一步步向死亡邁進。他死的那晚待在凱瑟琳房中，就是洛克伍德遇見凱瑟琳那時住過的橡木箱隔間裡。屋外下起了大雨，氣候像當時一樣惡劣。隔天，娜莉看見希斯克利夫時他已然氣絕：

「他的臉和喉嚨都被雨淋濕了，床單也在滴水，而他卻紋絲不動。那扇窗子晃來晃去，把他擱在窗台上的一隻手擦破了。」（440）

這幕完全可以呼應凱瑟琳想從窗戶進來時的場景，窗戶敞開，凱瑟琳的手腕因為磨蹭而「鮮血淋漓，浸透了被褥」；希斯克利夫也是一手擱在窗上，床單浸濕。窗戶又一次扮演靈魂溝通的角色，進與出，希斯克利夫渴望的死亡一樣透過窗戶，留下靈魂自由離去的想像，他和凱瑟琳兩人經由死亡達到的「超世」狀態也才重新得到圓滿。

希斯克利夫在死前幾天，似乎已感受到死神來臨似的，常常獨處在荒野、凱瑟琳的墓地，和她那間房裡。死去的當晚，娜莉便是在凱瑟琳那間房裡發現他的，也就是洛克伍德曾經遇到凱瑟琳鬼魂的那間。希斯克利夫的手擱在窗台上，撫摸著凱瑟琳留下自己名字的地方；窗子晃來搖去，不斷讓窗外的風雨飄落進來。娜莉想闖上他的眼睛，但卻不能；因為他早已被魔鬼帶走，跑到荒野上與凱瑟琳結合了（透過村人閒言閒語流露的猜測）。這邊的窗子，代表這段牽連二十多年戀情的結束，也是書中的主述者又回到洛克伍德，時間從「現在」開始的地方，作為故事在舊時空中的出口，宣告第一代故事的結尾。

在娜莉的敘述中：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透著林頓家的窗子向客廳窺探，看到了富麗堂皇與安適。比起希斯克利夫的不屑一顧，凱瑟琳卻心生嚮往。凱瑟琳後來受傷被領進去，處理傷口時，她眼中從田莊外朝屋裡張望的，只剩希斯克利夫一人了。所以可以說，凱瑟琳看進客廳的那一眼，便是她決意背離咆哮山莊，嫁給林頓，進入世俗約制的開始。這個選擇雖然要付出和希斯克利夫分開的代價，但她還是認為這是幫助希斯克利夫脫離她哥哥控制的最好方法。在凱瑟琳下葬的那晚，希斯克利夫並沒有去送她，而是整晚在墓地陪她，最後破窗回到山莊。兩次窗子意象之間便是凱瑟琳背離自然的過程，皆是以希斯克利夫獨自一人面對凱瑟琳存在以外的世界，突顯出她與他無法消除的分歧和兩人選擇的差異。

一扇窗，代表了一種隔閡，一種如影隨形地聞到凱瑟琳呼吸，卻看不到她的隔閡；也是一種仲介，連接了他和她。

三、畫眉田莊的建築

雖然洛克伍德承租的是畫眉田莊，但卻因為多次造訪咆哮山莊，而引發對那裡的強烈好奇心。因此作者在一開始即集中筆力，花了三個篇章在描寫當時咆哮山莊的情況。先讓讀者在腦子裡先擁有一個大概的印象，然後往下敘說；至於在這些章節中又微提畫眉田莊的目的，主要的是為了提供一個對照組，讓讀者有比較的對象。關於畫眉田莊更大量的資料則會出現在凱瑟琳婚姻生活的敘述之中。

（一）回來的精疲力竭

洛克伍德在咆哮山莊耗了一個晚上，不僅要忍受希斯克利夫、凱瑟琳、哈雷頓和約瑟夫的諷刺和無禮，還被凱瑟琳的鬼魂弄得不得安眠：「我又朝火爐跟前湊了湊。這時，我覺得腦袋發熱、身上發冷，加上大腦神經一激動，幾乎達到了發昏的地步」（57）足見那樣一趟拜訪房東的旅程是多麼耗費精神。

但是一旦回到畫眉田莊：「女管家及其下手們跑來歡迎我（洛克伍德）……（我）像隻小貓一樣虛弱——就連僕人為我生起的暖烘烘的火爐，給我端來提神的熱氣騰騰的咖啡，我也差一點無法享受。」娜莉等僕人卻相當熱情，想盡辦法要讓他們的主人感到舒適，與前一天的遭遇形成強烈反差。

（二）陷溺與愛戀

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眼中的畫眉田莊：「一個光彩奪目的房間，鋪著深紅色的地毯；桌椅也罩著深紅色的套子；純白色的天花板鑲著金邊；一簇簇的玻璃墜子從中央的銀鍊上垂下來，讓一支支光線柔和的小蠟燭照映的閃閃發光。」（72）第一次見到這樣華貴的場面讓凱瑟琳深深著迷，從凱瑟琳在那兒養了一場病回來後的衣著，便可知她對美麗和奢華是嚮往的。但雖然如同天堂一般，效果卻依然有限：「天堂不像是我的家。我哭得很傷心，鬧著要回到人間。天使們一怒之下把我扔下來了，落到荒野中間——咆哮山莊的屋頂上。（此時我又）高興得哭醒了。」在她而言，天堂打從一開始就不是她的歸宿，在她開始思索要不要嫁給林頓時她便已明白這點：充其量只是個過客，只是個對天堂好奇，卻想淺嚐即止的過客；她清楚自己骨子裡改變不了的野性和狂放，但她還是想試試在世人眼中的上層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這樣的好奇心，或是太愛希斯克利夫之下：「我要是嫁給林頓，我就能夠幫助希斯克里夫往上爬，使他擺脫我哥哥的淫威。」（117），讓她走進婚姻。對她而言，這樁婚事絕對是利大於弊的，不僅可以改善希斯克利夫的生活和社經地位；同時又可以為凱瑟琳贏得豐盈的物質生活與受人尊敬的身分。

然而，這一切卻注定是一場錯誤。她了解自己和希斯克利夫靈魂互通的默契是無可取代的：「他(希斯克利夫)的靈魂和我(凱瑟琳)的靈魂是一模一樣的…就像我不該上天堂一樣，我也不該嫁給林頓」，因為他們的相戀本來就不單單只是爲了追求戀愛的歡愉——那是在同患難的情誼裡，一模一樣的靈魂所自然而然發生的現象，一股對社會規範抵制與人性原始精神追求的力量，那是凱瑟琳自我追尋的宣言，和本性中被羈絆、壓制的自我掙扎。

(三) 抑鬱與澎湃

他們(林頓夫婦)正一起坐在窗口，格子窗朝裡貼牆打開著。舉目望去，越過花園的樹木和天然的綠色園林，可以看見吉默頓山谷，一道長長的白霧幾乎盤旋到山頂(因為你過了小教堂不久，也許注意到，從沼澤地流來的一道水渠，匯入一條順著狹谷蜿蜒流淌的小溪。)咆哮山莊屹立在這銀白色霧帶的上面，但是卻看不見我們的老房子——它坐落在山那邊。(132)

透過窗前景致說明凱瑟琳在林頓家日子的舒適愜意，同時更藉由咆哮山莊突出於雲霧上，照理來說應該是看得到的，但又被山谷遮住，顯示到了此時，凱瑟琳就某程度來說，已揮別了屬於咆哮山莊的過去，和以往相比，她的現在不管於生活形式還是意象上皆有不同的意義。

然而凱瑟琳的性情是比起艾德加的內蘊溫和，或傳統禮教下的女性溫柔與馴服，她更接近希斯克利夫的原始、粗糙、暴烈且充滿反叛。對她而言，他倆的婚姻並沒有供給她任何情感上的澎湃和火花，而是林頓單方面的付出，一味的尊重與愛護，「(119)不是荊棘依偎忍冬，而是忍冬擁抱荊棘，相互之間並沒有讓步遷就，而是一個筆直挺立，其餘的全都服從依順。」他竭盡所有的心力只爲了要他的小妻子開心，哪怕有時這樣的過度呵護反而讓凱瑟琳感到厭惡：因爲她就是故意要找麻煩，但是林頓的教養是非常好的，「(121)一待陽光重新展露，他(林頓)就又從心底射出陽光來歡迎」。只要凱瑟琳的笑顏重新綻放，他不會介意剛才的她有多蠻橫，有多潑辣。然而凱瑟琳卻是越來越像一灘死水，被動地接受林頓付出的一切。

不斷積累的結果喚起一場情感的爆發：「你(艾德加)的冷血是熱不起來的。你的血管裡住滿了冰水，但是我(凱瑟琳)的血液在沸騰……」(163)凱瑟琳再也無法對林頓那種溫和的情感表示方式視若無睹，她無法忍受自己已經奄奄一息了，而林頓居然還可以冷靜地坐在書房裡(殊不知這是娜莉的關係)。「不管我們的靈魂是用什麼材料做的…而林頓的靈魂和我的靈魂就像月光與閃電，霜與火一樣，截然不同」。月光和霜，代表的是陰柔、溫和，甚至是冷淡；而閃電和火，則是一

次次到達情緒高點的猛烈噴發，和一次次的強烈耀眼。這裡不僅讓凱瑟琳更加確立了她對希斯克利夫和林頓在情感上的差別：「我對林頓的愛就像林中的葉子，我很清楚時光會改變它，就像冬天樹木要凋零一樣。我對希斯克利夫的愛卻好似地下永恆不變的岩石——很少見到給你帶來什麼快樂，但卻又是必不可少的。」(118)，畢竟「他(希斯克利夫)比我更像我自己。」；林頓的表現更可為畫眉田莊寫下註腳。對自己高度的自制與要求，可說是他身為一個自小在畫眉田莊成長的人，長時間訓練出來的結果，也可與婚後的伊莎貝拉形成對比，凸顯出畫眉田莊社會化的力量和對自我的要求，都必須建立在文明之下，一個那樣被限定的場域中，效果極為短暫的；若處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咆哮山莊，人為的壓制便重又回到自然的野性與狂放之中。

(四) 封閉與開闢

然而，就在她瀕死前的瘋癲囈語，終於承認自己在靈魂上的熱切終究是無法妥協於畫眉田莊在靈魂強度上脆弱與物質生活的富足。「我真想跑到外面！我真想再做女孩子，又潑辣，又大膽，又自由自在，受到傷害只顧發笑，不會給逼得發瘋」(174) 她攬鏡自照，卻已認不出鏡中人，因為她已在進入林頓家所代表的上流生活時，失去了她做姑娘時最自豪的叛逆與自我，取而代之的是囚禁在鏡中的消瘦人兒。同時，她終於明白離開希斯克利夫到底是一個多大的錯誤：「我的心在為一樁好大的傷心事感到痛苦…我冥苦思索，絞盡腦汁想發現到底是什麼事。十分奇怪，我過去整整七年的生活居然變成一片空白！我還是個孩子，父親才剛下葬，亨得利下令把我和希斯克利夫分開，這就引起了我的痛苦。…記憶突然闖進來了，我先前的悲痛被一陣突如其來的絕望吞沒了。…不過，假如我十二歲就被迫離開山莊，離開了我早年所有的親朋好友，離開了我最心愛的人，一下子變成了林頓夫人——畫眉田莊的女主人，一個陌生人的妻子，從此就被逐出我原來的世界，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你可以想一想我沉淪到什麼深淵。」(173) 因為哪怕咆哮山莊再怎麼不適人居，物質生活再怎麼匱乏，那都是她的家，那都是在這世上唯一可以為她強韌情感提供出口的地方，她靈魂真正應該歸屬的地方。一如她在瘋癲之餘，下意識說出的願望：「我還真以為我躺在我咆哮山莊的臥房裡。我因為身體虛弱，腦袋糊塗了，不知不覺叫了起來。…哦，我要是躺在老家我自己的床上就好了！還有那風在窗外縱樹林裡不停的咆哮著。就讓我感受一下吧……」(172) 對一般人來說一點都不適合居住的狂亂天氣，卻是她夢中囈語裡最熱切的心願，在她眼中年少生活最重要的回憶。同時，也可視為她在林頓家壓抑自己情感起伏所造成的結果，她希望能再回到過去，可以毫不忌憚地大笑、無緣無故哭泣的日子。

「一根——就是夾在一千種羽毛裡我也認得出來——是烏頭麥雞的。漂亮的鳥兒，飛到荒野中間，在我們頭上盤旋。牠想回到巢裡去……」(170) 凱瑟琳就是那隻烏頭麥雞，永遠是人群中最明亮的那顆星，也是這一切情感漩渦的中心，

走了這麼一圈，她還是回到原點，回到對荒野、自由的追求，和無拘無束的那個家——咆哮山莊。

小結

作者對書中人物的形塑暗示於咆哮山莊的氣候上。故事一開始，洛克伍德先生初初來到咆哮山莊時，「咆哮山莊是希斯克利夫先生的住宅名稱。『咆哮』是當地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字眼，形容這地方在風暴天氣裡，大氣如何喧囂。」(16) 咆哮指的不僅是那幢屋子，更包括了住在裡頭的人。他們不僅脾氣暴躁、恣意地讓情感宣洩，更是一無遮攔，毫不在意旁人對自己的看法。但雖然說風就風、說雨就雨，那卻是一份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赤裸裸地呈現而不加掩飾。

陸、結論與討論

英語文學史淵遠流長，時間也見證了文學作品的價值。如今《咆哮山莊》已不再單單被視為可怕殘忍的難解天書，它被提升到經典文學的地位，也有許多人推崇它在簡單故事中流露的高層次情感。

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都在揮灑短暫的生命，展現情感「極端」的一面¹⁸，就算行為脫離常理，讀者依然感受到書中人物生命的躍動，鮮明而真實，因為愛蜜莉·勃朗特書寫的核心，正是人類的內心深處共通的情感與渴望。

《咆哮山莊》追逐生命的自由、靈魂的自由，同時又反問什麼樣的自由才是自己想要的？有這個勇氣和明知去跟隨心嗎？經典是值得玩味的，而且越是深入越能看見其中的複雜，《咆哮山莊》有令人感到如謎般難以捉摸的部份，就像人心，因深度和不可限度而如謎。

柒、附錄

本附錄為正文之延伸，延續正文中的主軸——第一代男女主角凱瑟琳與希斯克利夫——來探討兩岸三種譯本對人物描寫的差異。藉由對不同譯本的分析，我們得以透過不同譯者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人物形象；而評注則協助我們抽絲剝繭，進一步探究譯者們對人物性格或作者原意所可能產生的誤解。經由上述過程，讀者得以更深入愛蜜莉·勃朗特風格獨具的人物塑造，並融入他們的內心世界；本附錄的另一個目的在於修正現有譯本，指出其問題與誤解，並提供一個最貼近原文也適合本國讀者的翻譯。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資訊流通愈來愈發達，許多出版社都推出「世界名著系列」（例如：《咆哮山莊》、《簡愛》、《鐘樓怪人》等），當各式各樣不同的譯本如雨後春筍般問世，讀者通常會面對的問題是：哪一種版本才是最好的？仔細閱讀眾多譯本，可以發現許多問題，例如：語句不通順、譯意不符合原著、甚至有漏譯的情形，這些缺失可能造成讀者對原著產生錯誤的理解，枉費作者的一番苦心。如《咆哮山莊》這樣一本充滿力量與強烈愛、恨的小說，倘若譯者無法將愛蜜莉·勃朗特的原意忠實呈現，可能就無法成功地引導讀者進入作者的精神世界，讀者甚至可能把它視為一部晦澀難解的作品。基於以上理由以及筆者自身對於語文的興趣，本文希望以讀者與翻譯觀察者的角度，來檢視各譯本對人物型塑的差異，觀察此差異所產生不同的人物形象，再與原文進行比對，並加以分析、評注。其次，筆者將嚴復所提出之「信、達、雅」之翻譯原則稍微修正、衍伸（請參見下一節「相關翻譯理論」），以觀察各譯本翻譯情形；從用字遣詞、忠於原意之程度等翻譯細節，來檢視譯文的正確度與可看性。

相關翻譯理論：

提到我國翻譯理論，首先會聯想到嚴復提出的「信、達、雅」；所謂「信、達、雅」簡單來說就是「忠於原文、流暢易懂、用詞優美文雅（以桐城派古文為佳）」。嚴復生於清朝，他的理論至今已較不為人所接受，但在嚴先生之後，我國的翻譯家大多以他的理論為基礎再向上各自發展其相同或不同見解¹⁹：例如林語堂提出「忠實、通順、美」的三個標準、胡適對信與雅不同的見解²⁰、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等等。各家理論各有其長處與短處，以「信、達、雅」為例，在很多情況下，三者似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甚至會互相衝突，多半必須以原文的內容、情節、場景來決定三者的優先順序，而不是一味追求譯文完全符合此標準。另外，翻譯角度的取決也是譯評家多所爭議之處：是要保留原文的風格（以《咆哮山莊》而言為英式書寫風格，包含用字、語序等），還是將之轉換成讀者所熟悉的本國風格²¹？若是前者，那是對作者負責，讀者未必能理解；反之則是對讀者負責，可能是對原作／作者的不敬。

「信、達、雅」時代久遠，特別是「雅」所追求的桐城派古文在今日幾乎完全不可行。筆者認為若將「雅」之原意「古雅」改為以白話文而言的用詞優美，即林語堂所提之「美」的原則，仍適用於今日。而保留原文風格則可以讓讀者融入作者所欲營造的情境，這或許對讀者來說是一個全然不熟悉的新環境，但對於理解小說卻是必要的。故本附錄將以上述觀點為出發，來進行對比評注與翻譯。

Wuthering Heights 中譯本比較

〈一〉Heathcliff

	商周出版（台灣）宋兆霖2006	譯林出版（大陸）楊苾1990	新潮社（台灣）孫致禮2003
Heathcliff	希斯克里夫	希刺克厲夫	希斯克利夫

原文：the solitary neighbor that I shall be troubled with. This is certainly a beautiful country! Mr. Heathcliff and I are such a suitable pair to divide the desolation between us. A capital fellow! He little imagined how my heart warmed towards him when I beheld his black eyes withdraw so suspiciously under their brows, as I rode up, and when his fingers sheltered themselves, with a jealous resolution, still further in his waistcoat, as I announced my name. (3)

商版：那位後來讓我傷透腦筋的孤僻鄰居。這兒真是個美麗的山鄉！……希斯克里夫跟我，正好是非常相配的一對，我們可以分享這一片荒涼。真是個絕妙的人！在我騎馬來到他跟前時，只見他眉毛下那對烏黑的眼睛滿含猜忌地冷冷瞅著我，看來他一點也沒有想到，我心裡對他懷有著多大的熱情。待我對他通報自己的姓名時，他的手指滿懷戒心地往背心袋裡插得更深了。（4）

譯版：那個將要給我惹麻煩的孤獨的鄰居。這兒可真是一個美麗的鄉間！……而希刺克厲夫和我正是分享這兒荒涼景色的如此適合的一對。一個絕妙的人！在我騎著馬走上前去時，看見他的黑眼睛縮在眉毛下猜忌地瞅著我。而在我通報自己名字時，他把手指更深地藏到背心袋裡，完全是一副不信任我的神氣。剎那間，我對他產生了親切之感，而他卻根本未察覺到。（1）

新版：我要與之打交道的唯一鄰居。這可真是個美妙的地方！……由希斯克利夫和我來分享的這荒涼的景色，倒是非常合適的一對。多好的一個人！我騎著馬走上前時，看見他那雙黑眼睛縮在眉毛下面，猜疑地瞅著我；等我通報姓名時，他把手指更深地藏進背心口袋裡，顯出一副絕不掉以輕心的神氣。這當兒，他全然沒有想到，我心裡對他泛起了一股親切感。（15）

本段為全書的第一段，清清楚楚地描繪出咆哮山莊的美麗與孤絕，同時將主人翁 Heathcliff²² 最典型也最常見（面對 Catherine 時除外）的面貌呈現在讀者眼前。對景色的描寫無太大差異，但翻譯“the solitary neighbor that I shall be troubled with”時，商版「孤僻」顯示了 Heathcliff 的孤芳自賞、不願與眾人合流，譯版則

給人一種畏縮之感，彷彿害怕 Lockwood 會對他造成不利似的，新版的「唯一」則難以看出人物性格；前者多疑、孤傲的形象會比後二者強烈些，也更貼近其人物性格。再者，新版並未明確地譯出 be troubled with 的涵義；譯版則譯為「給我惹麻煩的」，似乎不太符合實際故事發展，畢竟是 Lockwood 闖進咆哮山莊中人們的生活，Heathcliff 比他更有理由作這樣的評論，不過若以 Lockwood 稍微自戀、自以為是的性格判斷，可能真的會把 Heathcliff 對他的無理、諷刺視為「給我惹麻煩的」。描寫希斯克里夫時，原文中使用 withdraw（意指「撤退、移開」），新版與譯版譯為「黑眼睛縮在眉毛下」，以「縮」字將其情緒形象化，突顯了希斯克里夫的猜疑；商版則將其意涵延伸，譯為「滿含猜忌」。此外，三譯本對於 Heathcliff 把手插進口袋裡這個動作所表現的情緒（a jealous resolution）也有不同的詮釋：譯版的「一副不信任我的神氣」有較強烈的針對性（對於 Lockwood），綜觀全書，這樣的情緒應該是 Heathcliff 性格的基調，故商版的「滿懷戒心」與新版的「絕不掉以輕心的神氣」應更符合作者塑造的人物特色。

原文：I stood still, and was witness, involuntarily, to a piece of superstition on the part of my landlord which belied, oddly, his apparent sense. wrenched open the lattice, bursting, as he pulled at it, into an uncontrollable passion of tears. 'Come in! come in!' he sobbed, 'Cathy, do come. Oh, do—once more! Oh! my heart's darling! hear me this time, Catherine, at last!'

There was such anguish in the gush of grief that accompanied this raving, that my compassion made me overlook its folly. (29)

商版：不料在無意之中看到我的房東做出一個迷信的舉動來，這很奇怪，他原本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樣是個有見識的人。……一面拉開窗，一面迸出抑制不住的熱淚。

「進來吧！進來吧！」他嗚咽著說，「凱茜，來呀！啊，來啊——再來一回合！啊，我的心肝寶貝！這回聽我的話吧，凱茜，最後聽我一次吧！」……

伴隨著這種喃喃謔語迸湧出的悲哀中，竟然有如此的痛苦，這使我深深感到同情，不再去計較這種瘋瘋癲癲的舉止有多可笑。(37)

譯版：不料卻無意親眼看到我的房東做出一種迷信的動作，這很奇怪，看來他不過是表面上有頭腦罷了。……一邊湧出壓抑不住的熱淚。「進來吧！進來吧！」他抽泣著。「凱蒂，來吧！啊，來呀——再來一次！啊！我的心愛的！這回聽我的話吧，凱蒂，最後一次！」……

在這突然湧出的悲哀中，竟有這樣的痛苦伴隨著這段發狂的話，以致我對他的憐憫之情使我忽視了他舉止的愚蠢。（25-26）

新版：因而無意中目睹了房東的一樁迷信活動，這很奇怪，說明他並不像他貌似地那樣有頭腦——他爬到床上，扭開窗子，用手一拉，一股熱淚奪眶而出。

「進來吧！進來吧！」他哽咽道，「凱茜，快來吧！哦，來吧，再來一次！哦！我的心肝寶貝，就聽我這一回吧！凱薩琳，最後一次！」

他那席瘋話裡夾雜著深度的痛苦和悲哀，我出於憐憫之心，也就寬恕了他的愚蠢舉動。（49）

Lockwood 先生因為暴風雪中而暫居於咆哮山莊。夜裡，他在睡夢中被 Cathy 的鬼魂驚醒，她隔著玻璃窗、抓著他的手，要求他放她進來；Lockwood 嚇得大聲喊叫，使 Heathcliff 聞聲前來一探究竟。此時 Heathcliff 真情流露，一反他慣有的冷酷與乖戾，做出「迷信」舉動，這使得他對 Catherine 的愛、思念與懊悔表露地一覽無遺。

第一段中可很明顯地發現，譯版「不料卻無意親眼看到」文法稍嫌不妥，「親眼」一詞是多餘的；而新版「一樁迷信活動」易使人誤以為他正在進行某種神祕的宗教儀式。另外譯版「看來他不過是表面上有頭腦罷了」與新版「說明他並不像他貌似地那樣有頭腦」皆有相當的貶損意味，因為不一定只有沒頭腦的人會做出迷信的舉動；而商版說「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樣是個有見識的人」亦不太恰當，畢竟 Heathcliff 也是見過世面的，他這樣的舉動完全是發自於強烈的愛，跟有沒有見識不太相關。筆者個人在閱讀原文時，較傾向將其解讀為「奇怪地，此舉和他所表現出來的理智完全不符」。末段商版使用「喃喃謔語」較為文言，若將 Lockwood 先生視為口述故事則不夠口語，畢竟講故事要顧及聽者的感受。

原文：he was as uncomplaining as a lamb; though hardness, not gentleness, made him give little trouble.

.....I wondered often what my master saw to admire so much in the sullen boy; who never, to my recollection, repaid his indulgence by any sign of gratitude. He was not insolent to his benefactor, he was simply insensible; though knowing perfectly the hold he had on his heart, and conscious he had only to speak and all the house would be obliged to bend to his wishes. （39）

商版：他卻像隻羊羔似的，從來不訴苦抱怨——雖說他很少麻煩人是由於倔強，而不是出自溫順。

……我常常感到奇怪，我的主人到底在這個憂鬱的孩子身上發現了什麼，會讓他這麼溺愛。在我的記憶中，對這孩子的寵愛，從來不曾有過任何感激的表示。到不是對他的恩人放肆無禮，他只是對他的寵愛無動於衷。（50-51）

譯版：他卻像個羊羔似的毫不抱怨——雖然他不大麻煩人是出於頑強，而不是出於寬厚。

……我常常奇怪我主人在這陰沉的孩子身上看出哪一點會讓他這麼喜歡。根據我的記憶，這孩子可從來沒有過任何感激的表示以報答他的寵愛。他對他的恩人並非無禮，他只是漫不經心。（34）

新版：他卻像個羊羔似地不哼不叫，雖然他是出於倔強，而不是出於溫柔，才那樣不煩人的。

……我常常納悶——一個憂憂鬱鬱的孩子，主人在他身上發現了甚麼優點，值得他這麼喜歡？在我的記憶中，他對主人的寵愛，從未做出感激的表示。他對他的恩人並非傲慢無理，只是無動於衷而已（62）

從此章開始，Heathcliff 家的女僕 Nelly 開始講述 Heathcliff 的童年。這名由老 Earnshaw 先生在利物浦街頭撿到的陰鬱孤兒，在家中飽受 Hindley 等人凌虐，卻深得老 Earnshaw 生生寵愛；女僕 Nelly 後來也因為他不太麻煩人而不再厭惡他。她提到 Heathcliff 對於老 Earnshaw 先生的態度，譯版用「漫不經心」感覺上是對其寵愛蠻不在乎，而商版與新版的「無動於衷」則是指他對寵愛沒有任何回應與表現，較接近原文的 insensible。

原文：their door was ajar, I saw they had never lain down, though it was past midnight; but they were calmer, and did not need me to console them. The little souls were comforting each other with better thoughts than I could have hit on: no parson in the world ever pictured heaven so beautifully as they did, in their innocent talk;.....（44）

商版：他們的房門半開著。雖說已經過了半夜，我發現他們根本沒有躺下，不過他們已經安靜多了，用不著我再去安慰了。兩個小傢伙正在互相安慰，他們說出的那些想法比我能想到的還要好。世上沒有一個牧師，能把天堂描繪得像他們天真的話語中所說的那樣美了。（57-58）

譯版：門半開著，雖然已經過半夜了，他們根本就沒躺下來。只是以安靜些了，不需要我來安慰了。這兩個小靈魂正在用比我能想到的更好的思想互相安慰著：是上沒有一個牧師，能把天堂描畫得像他們在自己天真的話語中所描劃的那樣美麗（39）

新版：房門半開著，只見雖已過了半夜，誰也不曾躺下過。不過他們安靜些了，用不著我來安慰了。兩個小傢伙用一些我都想不到美好念頭，相互安慰著。他們談得那樣天真浪漫，世上沒有哪個牧師，能把天堂描繪的那樣美好。（68）

本段可說是全書中少數溫馨感人的場景之一，可以看到 Catherine 和 Heathcliff 最善良的一面。在此可發覺譯版的翻譯幾乎完全忠於原文，卻沒有顧慮到全盤照譯的語義在中文的角度來看顯得有點奇怪——「兩個小靈魂」可能會讓人誤以為是兩個幽靈，其實這裡的 souls 或許只是單純地指「人」，或是指兩顆「心靈」互相安慰、取暖。此外，譯版「更好的思想」太過制式，可能讓人產生「○○主義」的錯覺；新版譯為「美好念頭」最能表現孩子們心目中美麗天堂的景象。

原文：Then personal appearance sympathized with mental deterioration: he acquired a slouching gait and ignoble look; his naturally reserved disposition was exaggerated into an almost idiotic excess of unsociable moroseness; and he took a grim pleasure, apparently, in exciting the aversion rather than the esteem of his few acquaintance. （67）

商版：他的外表和舉止也跟內心的墮落一致起來了。他學會了一種沒精打采的走路姿勢，看起來也是一副不正派的樣子。他那天生沉默寡言的孤僻性格日趨嚴重，幾乎變成一種不識好歹、不近人情的壞脾氣了。他顯然不願讓他那少數幾個熟人看重他，而是有意引起他們的反感，他可以從中得到一種苦中作樂的樂趣。（89）

譯版：人的外表也跟內心的墮落互相呼應了：他學會了一套委靡不振的走路樣子和一種不體面的神氣；他天生的沉默寡言的性情擴大成為一種幾乎是癡呆的、過分不通人情的壞脾氣。而他在使他的極少數的幾個熟人對他反感而不是對他尊敬時，卻顯然得到了一種苦中作樂的樂趣呢。（62）

新版：隨後，他的外表也跟內心的墮落協調一致了。他養成了一種懶洋洋的走路姿態，一副低賤的神氣。他那不苟言笑的天性，也發展成為一種幾乎是白癡式的孤寂和乖僻。他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熟人，但他只想激起他們的反感，而不是贏得他們的尊重。顯然，他從中嘗到了一種苦中作樂的樂趣。（98）

首句提到 Heathcliff 的走路姿勢，以及他 ignoble（意指「卑鄙的、地位低下的」）的相貌；商版譯為「不正派」略為不妥，因為從後文可以看到，Heathcliff 受到 Earnshaw 如下人一般的對待，譯版譯為「不體面」可以說明 Heathcliff 的外

表是放不上檯面的，新版則完全符合文意。此外，idiotic 字面意義為「白痴的」，但在此處不可直譯，因為今日讀者對「白癡」有不同的理解；一是反應、思考遲緩的殘疾，二是故意裝作白癡的行為。由於痴呆患者易出現脾氣暴躁的情形，故此處所指應為前者；商版未明確譯出此字，新版則有誤解之虞，譯版應為最佳翻譯。不過譯版「而他在使他的極少數的幾個熟人對他反感而不是對他尊敬時」這句稍嫌冗長，顯得拗口難解，商版與新版皆有斷句處理，較易閱讀。

原文：He had grown a tall, athletic, well-formed man; beside whom my master seemed quite slender and youth-like. His upright carriage suggested the idea of his having been in the army. His countenance was much older in expression and decision of feature than Mr. Linton's; it looked intelligent, and retained no marks of former degradation. (95)

商版：他已長成一個高大健美的男子漢；站在他的身旁，我的主人就顯得瘦弱，像個少年了。他那筆挺的姿勢，讓人想到他一定參加過軍隊。他臉上的表情和果斷的神色，也都比林敦先生老練多了。那副面容看上去很有才智，以前那種低賤落魄的痕跡，已經完全不見了。(124)

譯版：他已經長成了一個高高的、強壯的、身材很好的人：在他旁邊，我的主人顯得瘦弱，像個少年。他十分筆挺的儀表使人想到他一定進過軍隊，他的面容在表情上和神色上都比林頓先生老成果斷多了；那副面容看來很有才智，並沒有留下從前低賤的痕跡。(90)

新版：他長成了一個高大健壯、身材勻稱的漢子，我家主人站在他旁邊，顯得非常纖細，像個小後生。他那筆挺挺的姿態，讓人想到他參過軍。他臉上的表情和那堅定的神氣，也比林頓先生老成得多。他看樣子很有才智，沒有留下一點以前受凌虐的痕跡。(135)

此段三種版本大致相同，不會造成讀者相異的理解，僅最後新版將 degradation (下降、降級) 譯為「受凌虐的」，雖與 Heathcliff 的童年吻合，但不符合原文。此外，譯版「一個高高的、強壯的、身材很好的人」這句太過口語化，感覺像是小孩子的用語；而新版「筆挺挺」的第二個挺字稍嫌多餘，且「參過軍」較為文言，應改成「當過兵」較佳。

原文：He endeavoured to pronounce the name, but could not manage it; and compressing his mouth he held a silent combat with his inward agony, defying, meanwhile, my sympathy with an unflinching, ferocious stare.(164)

商版：他竭力想說出那個名字，可是他辦不到。他緊閉雙唇，默默跟內心的痛苦進行了一場搏鬥，同時還用一種決不妥協的凶狠目光瞪著我，拒不接受我的同情。(216)

譯版：他努力想說出那個名字，可是說不出；他閉緊嘴，跟他內心的苦痛進行沉默的鬥爭，同時又以毫不畏懼的凶狠目光蔑視我的同情。(156)

新版：他盡力想說出名字，但又說不出來。他閉緊嘴唇，與內心的悲痛默默地抗爭著，同時又以毫不畏懼的凶狠目光，蔑視我的同情。(227)

新版在翻譯 the name 時，並未說明是某個特定的名字，商版與譯版譯為「那個名字」較不會使讀者混淆。在第一句後半 but couldn't manage it 的翻譯中，譯版與新版皆譯為「說不出(來)」，商版則譯為「辦不到」，可減少「說」字重複。末句，商版將 unflinching (意指「堅定，不畏縮」) 譯為「決不妥協」雖然符合人物形象，但較不合原文，若譯為「毫不退縮」則較為接近。

〈二〉Catherine

	商周出版(台灣)宋兆霖2006	譯林出版(大陸)楊苕1990	新潮社(台灣)孫致禮2003
Catherine(Cathy)	凱瑟琳(凱茜)	凱瑟琳(凱蒂)	凱薩琳(凱茜)

原文：Her spirits were always at high-water mark, her tongue always going—singing, laughing, and plaguing everybody who would not do the same. A wild, wicked slip she was.

商版：她的情緒始終那麼高漲，她的舌頭一直動個不停——唱呀，笑呀，誰要是不陪著她一起唱、笑，她就跟誰糾纏。她真是一個又野又淘氣的小姑娘。(55)

譯版：她總是興高采烈，舌頭動個不停——唱呀，笑呀，誰不附和著她，就糾纏不休，真是又野又壞的小姑娘。(37)

新版：她的情緒總是十分高漲，舌頭總是閒不住——又是唱、又是笑，誰不附和著她，她就纏住誰，真是個又野又皮的丫頭。(65)

在第一句對 Catherine 描述中，提到 “Her spirits were always at high-water mark” 譯版譯為「興高采烈」有一點不忠於原文，而且 Catherine 也不一定都興高采烈，她也會發脾氣、與人糾纏；其他兩版譯為「情緒高漲」忠實地呈現出作者的用字，並更為精確地指出 Catherine 的情緒狀態，較為理想。

原文：instead of a wild, hatless little savage jumping into the house, and rushing to squeeze us all breathless, there ‘lighted from a handsome black pony a very dignified person.

商版：她已不是一個跳進屋子，衝過來把我摟的喘不過氣來的不戴帽子的小野人了；而是個從一匹漂亮的小黑馬上下來的一位非常端莊的淑女(70)

譯版：她不再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小野人跳進屋裡，衝過來把我們摟得都喘不過氣，而是從一匹漂亮小黑馬身上下來一個非常端莊的人。(47)

新版：她回來時，已不再是個蹦蹦跳跳地跑進屋裡，衝過來摟得我們透不過氣的不戴帽子的小野人了；而是個從一匹漂亮的小黑馬上，跳下來的非常端莊的少女(78)

在第一句的翻譯上，三版都稍嫌太長，筆者認為，若譯為「她不再是個不戴帽子蹦蹦跳跳地跑進屋裡，衝過來把我們摟得喘不過氣的小野人了。」雖然語序與原文不符，但可以既可以掌握 Catherine 連續三個動作的連接，也不會產生句子冗長沒有斷句的情形。而譯版將 “a very dignified person” 直譯為「一個非常端莊的人」有些不通順，另兩版譯為少女或淑女則較符合 Catherine 的新形象。

原文：I own I did not like her, after infancy was past; and I vexed her frequently by trying to bring down her arrogance: she never took an aversion to me, though. She had a wondrous constancy to old attachments: even Heathcliff kept his hold on her affections unalterably; and young Linton, with all his superiority, found it difficult to make an equally deep impression.

商版：我得承認，打從她的童年時代成為過去，我就不喜歡她了。為了要減少她的驕氣，我經常惹惱她，而她卻從未對我產生過反感。她對於舊情的一如既往，實在讓人驚歎，就連希斯克里夫，在她心中的地位，也絲毫不曾動搖。年輕的林敦，儘管在各方面都比她優越，可是他發現，要想在她心中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象，卻不是件容易的事。(86)

譯版：自從她的童年時代過去後，我承認我不喜歡她了；我為了要改掉她那妄自尊大的脾氣，我常常惹惱她，儘管她從來沒有對我採憎惡的態

度。她對舊日喜愛的事物保持一種古怪的戀戀不捨之情；甚至希刺克厲夫也為她所喜愛，始終不變。年輕的林惇，儘管他有那一切優越之處，卻發覺難以給她留下同等深刻的印象。(60)

新版：我承認，自她年幼過後，我就不喜歡她了。我想煞煞她的傲氣，因而常常惹惱她。不過，她從不記恨我。她對舊交總是一往情深。就連希斯克里夫，也始終如一地受到她的喜愛。而小林頓儘管有種種優越條件，卻難以給她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象。(95)

此段中，三位譯者對於 *aversion* 有不同的解釋。*aversion* 最原始的意思為「背離」，用以形容情緒時，「反感」最接近原意而「憎惡」亦相去不遠。但譯為「記恨」則有偏離原文之嫌；由文中可知 Nelly 惹惱 Catherine 是經常發生的事，後者就算不會記恨，當下也可能對 Nelly 的行為感到不滿或反感。下句的譯文三版也出現許多差異：譯版很明顯地偏離原文，把 *wondrous* 譯為古怪，且接著以「甚至」開頭，某程度上可看出譯者在本段看到的是對 Heathcliff 的鄙視；新版的缺失是未譯出 *wondrous*，有些可惜，故本句以商版為佳。

原文：Then the doctor had said that she would not bear crossing much; she ought to have her own way; and it was nothing less than murder in her eyes for any one to presume to stand up and contradict her.

商版：醫生確實也說過，她不能再多受抑制，一切只能順著她的心意。在她眼裡，要是有人膽敢對她說個不字，那就等於在謀害她的生命了。(114)

譯版：大夫也說過她不能再受很多打擊了，她得由著她自己的性子才行。在她眼裡，任何人若敢於站起來反對她，就跟謀殺差不多。(83)

新版：大夫還說過，她受不了別人和她過不去，只得順著她的性子。在她眼裡，誰要試膽敢站起來跟她作對，那簡直是謀殺她。(126)

此段主要差異在 *she would not bear crossing much*，*crossing* 在此有反對的意思，可見新版是最接近的翻譯；商版譯為「抑制」和「反對」相去甚遠，嚴格來說，Catherine 從未被「抑制」過，她狂放不羈的靈魂從小就不容許絲毫束縛，並非生病後才如此；譯版譯為「打擊」讓人聯想到喪失至親的傷痛所帶來的打擊，或是對她的言語攻擊，相差更大了。

原文：But the lady's (face) glowed with another feeling when her friend appeared at the door: she sprang forward, took both his hands, and led him to

Linton; and then she seized Linton's reluctant fingers and crushed them into his.

商版：當她的朋友出現在門口時，太太的臉上煥發出另一種感情。她跳上前去，握住他的雙手，把他領到林頓跟前，然後抓住林敦那隻不願伸出的手，硬塞進他的手中。(124)

譯版：當她的朋友在門口出現時，夫人的臉上閃著另一種情感。她跳上前去，拉著他的雙手，領他到林敦這兒。然後她抓住林敦不情願伸出來的手指硬塞到他的手裡。(90)

新版：夫人一見自己的朋友出現在門口時，便滿面紅光閃現出另一種情感。她撲上前去，拉住他的雙手，把他領到林頓跟前。隨即，她也不管林頓多麼不情願，一把抓住他的手指，硬塞到希斯克里夫手裡。(134)

本段中指的朋友就是 Heathcliff，原文中以 glow（意指「發光、（因激動而）容光煥發」）來形容 Catherine 的表情，商版譯為「煥發」既貼切又忠於原文，新版則加以詮釋，用「滿面紅光」加強其形象，有助於讀者理解。譯版僅以「閃」一字帶過，無法完全表現出 Catherine 見到老友（舊情人）時心神蕩漾的狀態；且因「閃」通常給人狡詐、不定的印象（如：言詞閃爍），較有負面意味，並不符合情節發展。

原文：and hers of perfect peace. Her brow smooth, her lids closed, her lips wearing the expression of a smile; no angel in heaven could be more beautiful than she appeared. And I partook of the infinite calm in which she lay: my mind was never in a holier frame than while I gazed on that untroubled image of Divine rest. I instinctively echoed the words she had uttered a few hours before: 'Incomparably beyond and above us all! Whether still on earth or now in heaven, her spirit is at home with God!'

商版：她的臉顯露出的是真正的安寧。她面容安詳，雙眼緊閉，嘴上帶著笑意。天堂裡的天使，哪一個也沒有她這般美麗。她一動不動地躺在那兒，那永恆的安靜也感染了我。當我凝視著這神聖的安息者那無牽無掛的模樣時，我的心中也有了一種從來沒有比這更聖潔的心情。我不禁想起她幾小時前說過的話，她說她將大大地超越我們，我們誰也比不上她！無論她仍在地上，還是已在天堂，她的靈魂如今都和上帝同在了！（214）

譯版：她的確是真正的寧靜。她的容貌是柔和的，眼瞼閉著，嘴唇帶著微笑的表情；天上的天使也不能比她看來更為美麗。我也被她安眠中的

無限恬靜所感染；當我凝視著這神聖的安息者那無憂無慮的面貌時，我的心境從來沒有比這時更神聖。我不自覺地模仿她在幾小時前說出的話，「無可比擬地超越我們，而且在我們所有的人之上！無論她還在人間，或是現在已在天堂，她的靈魂如今是與上帝同在了！」(154)

新版：凱茜卻是絕對的寧靜。她眉頭舒展、眼臉閉合、嘴唇含著笑容，天上的天使也不會比她看起來更美麗。連我也會被她的無比寧靜所感染。我凝視著她那副無牽無掛的神聖安息者的形象，心裡從沒有覺得這麼虔誠過。我情不自禁的重複起她幾個小時前說過的話——『無與倫比的超越你們所有的人！無論是還在人間，還是如今上了天堂，我的靈魂已在上帝跟前找到歸宿了！』(225)

本段商版多出了一句「她一動不動地躺在那兒」，原文中並無此句，顯然是譯者自行添加，與情節無直接關聯。段末 Nelly 提及 Catherine 生前所說的話‘Incomparably beyond and above us all! Whether still on earth or now in heaven, her spirit is at home with God!’，商版與譯版皆遵照原文，由 Nelly 重複這句話；新版則讓 Catherine 本人發聲，以回想的方式出現在 Nelly 腦海中。同一句話，兩種截然不同地呈現，前者像是 Nelly 看到寧靜聖潔的遺體所產生的聯想，彷彿是預言成真了；後者卻好像 Catherine 活過來了一般，用她那清脆悅耳又任性傲慢的嗓音向讀者宣告著，雖然不忠於原文，但有助於 Catherine 性格特質的呈現，也讓讀者印象更為深刻鮮明。

原文：It asserted its own tranquility, which seemed a pledge of equal quiet to its former inhabitant.

商版：它保持著自己的安靜，彷彿對它以前的住戶也給予同樣安寧的保證。(215)

譯版：它保持著它自己的寧靜，彷彿對以前和它同住的人也給了同等寧靜的諾言。(155)

新版：這遺體保持著自己的寧靜，這似乎表明，它先前的靈魂也同樣安靜。(225)

在此商版與譯版皆誤解了 its former inhabitant 真正的意思，it 即為 Catherine 的遺體，its former inhabitant 指的是「之前住在這副軀體裡居民」，亦即 Catherine 的靈魂。inhabitant 在這裡的用法類似中文的「轉化」修辭，譯為「住戶」或「同住的人」都是不正確的。

小結

經過分析與評注可發現，我們其實無法斷言某一本譯本一定是好的，三種譯本各有其長亦有其短，多半肇因於每個譯者不同成長環境與經驗不同，對原文也就有了不同的解讀；例如大陸譯者所使用的詞語，可能令台灣讀者覺得不習慣。用詞與原文不合，是三種譯本共通的問題，違反了林語堂提出的「忠實」原則，進而造成對人物的不同描寫；少數有漏譯情形，和前者一樣不「忠實」。在「通順」方面，句子過於冗長或英語化的情形較為明顯；句子過長顯得拗口，而英文文法套用於中文可能使讀者感到疑惑。不過翻譯《咆哮山莊》較沒有「美」的顧慮，因為書中多以口語敘述故事或對話呈現，少有詩化的語言。故譯者只要能真正了解作者的原意，並將其轉化成讀者最能接受的語言，就值得讀者對他致上最高的敬意了。

參考資料

1. 愛蜜莉·勃朗特 (Emily Bronte) 著，孫致禮譯，《咆哮山莊》，台北市：新潮社，2003 年。
2. 菲莉絲·班特利 (Phyllis Bentley)，《布朗蒂姐妹》(The Brontes)，台北市：城邦文化，1999 年。
3. 維吉妮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著，《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香港：遠流，2004 年一版二刷。
4. 毛姆 (W. Somerset Maugham) 著，宋碧雲譯，《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Great Novelists And Their Novels)，台北市：志文，2001 年。
5. 方洲主編，《精選世界文學名著導讀—上》，台北縣中和市：華文網，2003 年。
6. 《全國律師》2003 年 7 月號。
7. Emily, Anne and Charlotte Bronte，《Best Poems of the Bronte Sisters》，Dover Publications，1997.
8. 艾德華·曼德森 (Edward Mendelson)，《最重要的事》(The Things That Matter)，台北縣新店市：木馬文化，2008 年。
9. 孫豔《呼嘯山莊中娜莉的多重身分》，河北衡水學院：2006
10. 田美麗《呼嘯山莊中的魔怪形象》，湖北中南民族大學文學院

11. 汪楊文《呼嘯山莊中象徵手法的應用》，安徽大學：2001

12. 張琚《呼嘯山莊中的多視角敘事及其作用》，江蘇南京鐵道技術學院